

冰瑩抗戰文選集

(一)



論文·遊記·小說·報告·散文

行發社版出國建



82-

205024



C0830134



冰瑩女士近影

序

序

我很慚愧，又有一部不像樣的作品和讀者諸君見面了。

抗戰以來，因為老是在前方工作，所以寫了不少的報告文學，雖然也有時寫論文和散文或小說之類的東西，但數量究竟有限。四年來，如果把我所有發表的作品做一個大概的估計，連出版的六部書以及刊登在雜誌和報紙上的，總計約有百二十餘萬字，數目雖然有相當的多，但能够使讀者滿意的文章却實在太少了。不過在文字宣傳方面，我是盡了棉薄之力的。

這次承韓一青，德青兩先生的好意，要我在大東出一個選集，當這大家都感到文化食糧饑餓的西北，我想選出一些能够表現這個偉大時代的一角底文字出來編一個集子獻給關心我的青年朋友們，也未始不是一件好事。何況我備此機會可以把過

序

一

去的生活重新溫習一遍。把艱勞的文字從頭修改一番，豈不一舉兩得，但最感困難的是手邊無書。為了這，曾在青年日報上登了三大啓事，但結果只張鎮邦先生替我借來了一本《新從書目》。每一卷在自己這兒借了一本，在火線上一，所以報告部內前面的三卷和日記裏面的十篇能夠收集在這裏。我原來的計劃，是想根據我四年來的行蹤爲選文的目標。比方說，過什麼地方，在何時曾被衣服什麼文章，在那許多作品裏面，過什麼書來代表當時的成就和感，和我自己所感過的一切，實在再沒有了。可惜《新從書目》裏面，一算中斷筆一，一亂筆的手一這三部書，以及發次在好幾種雜誌和報紙上的文章我都不到了，結果只好把手邊有的三十餘萬字裏面，選了這寥寥的二十二篇。在內容方面，我是偏重報章文學的，雖然這些在我馬修魯時所留下的筆跡，未免過於潦草，簡單，但編之所以被視爲珍視的原因，並不在乎文字本身的好壞，而是對於時代官邸戰場上的真實寫真。至於論文，本來還有幾篇關於難童教育，需要向起，存唐問題可以選進去的，但爲了篇幅所限，只選了兩篇有關訓練婦女和動員婦女的文章。趙老太太和白薇，都是給我印象很好的兩個女娃

關於難童教育、傳災問題、停廢問題可以選進去的，但爲了篇幅所限，只選了兩篇有關訓練婦女和動員婦女的文章。趙太太和山薇，都是給我印象很好的兩個女性的典型，所以我亦把她們選上了。

「一個國家的女戰士」，曾發表於精神動員新年號，這位勇敢的女戰士，此時不知道是否還在人間，但我爲的著眼點還存在，所以用了那樣的結構。

「野戰營」，是我的第二個劇本，曾發表於宇宙風，只是我流着鼻血在一天晚上寫成的。對於戲劇，我完全是門外漢，其所以寫牠的原因，因爲裏面的情節和人物都是真實的，如果搬上舞台，最好演給傷兵或者將要出征的壯丁看，雖然這是三年前的故事，但抗戰還在繼續，仍然需要我們去戰地救護傷兵，慰勞傷兵，縫製衣襪去送給前方的將士，我把袖收在集子的最後，目的在拋磚引玉，希望戲劇界的朋友，多多給我指點與批評。

末了，感謝范里先生的封面它使這本書增色不少。

抗戰四週年紀念日於香米園

冰瑩抗戰文選集目錄

序

論文

1.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一)
2. 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二六)
3. 論白薇……………(三四)

報告

4. 血的故事……………(四五)
5. 偉大的戰士……………(五一)
6. 一個悲慘的印象……………(五四)

7. 再上前線	(六〇)
8. 長坂坡前	(六八)
9. 在十迴橋	(七二)
10. 俘虜在第五戰區	(七八)
11. 踏進了北戰場	(九六)
12. 遊臥龍岡	(一〇二)
13. 葉縣之夜	(一〇四)

散文

14. 珍貴的同情	(一一三)
15. 趙老太太的會見	(一一七)
16. 割	(一二四)
17. 女兵生活的回憶	(一三二)

論

文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在中央廣播電台講演——

諸位先生，諸位女士：

今天教育部蔣冰聲來同各位談談「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我希望能夠藉此引起諸位對於這問題的注意，大家共同來研究，來討論，來貢獻寶貴的意見給政府，切切實實地訓練二萬萬二千五百萬的女同胞，使我們能够在第二期國民革命的民族獨立戰爭中，完成其偉大的任務。

諸位一定都聽過或者還有人親眼看到過這一年多以來，在我們戰區和已經淪陷過的區域裏婦女同胞被敵人摧殘、蹂躪的慘痛情況：她們有些是殺敵人強姦、慘殺死的，有些是被殺後炸、燃燒死的，有些是爲着逃避而顛沛流離、餓死、凍死，或者投江、上吊、吞煙自殺死的。種種慘狀，我真不忍一一拿來向大家報告。總而言之，她們所受的痛苦，要比尋常同胞痛苦幾倍。這就是因爲過去婦女們完全受封建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思想的束縛，受宗法社會制度的限制，沒有機會去接受智育上或者體育上的訓練，以致變成頭腦聰明的廢人，一旦受到突如其來的遭遇，既沒有抵抗的能力，又沒有避免危險的智識，不得不坐以待斃，或者表現出倉皇失措、自相踐踏的恐怖現象來，給敵人以轟炸，射擊的目標，而妨害整個地方的安寧與秩序，使得自己和別人都同歸於盡。有時還要更進一步地爲着沒有知識，受了漢奸走狗的和誘，威脅，而做出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漢奸或者準漢奸的勾當來，這些在前方是時常發生的現象。

至於在後方的女同胞，也有許多不良的表現，例如那些有錢的太太們，她們受着頑固思想的驅使，認不清「國一和一家」的關係，而斤斤於自身和家庭的利益，沒有盡其國民一份子所應盡的天職。她們拚命地替丈夫，兒子做守財奴，阻止丈夫兒子們對於救國捐和公債的捐助。有些摩登婦女，故意將丈夫或者父親的薪水，拿來盡量買些新奇的舶來化妝品，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引誘異性，沒有錢的婆婆奶奶們，拚命地拖住丈夫，兒子，不許他們去當兵抗戰。就是一般受過高等教育知識婦女，也還有人以爲抗戰是男人的事，自己渾渾噩噩的把光陰和金錢拿去浪費，沒有

負起女人報國的責任來，這都是不可掩飾的一些婦女弱點之暴露。固然，自從抗戰開始之後，有不少姊妹們在前線做救護，慰勞的工作，負責傳組織民衆的任務，她們鼓勵了士氣，從戰鬥力加強；更有不少姊妹們在游擊區裏擔任運輸和課報的重要任務，甚至於直接率領健兒作戰，阻礙敵人軍事上和政治上的進展。在後方也有不少婦女界的先進，在領導各地青年婦女做救護，慰勞，募捐，籌款，以及組織民衆的救亡工作。這些都直接或者間接地發生了抗戰的實效。然而就全國二萬萬二千五百萬的婦女總額來說，在全國抗戰中能實際貢獻力量給國家的人數，實在嫌太少了！

前面所講的那些婦女在戰時所表現出來的弱點，其實都是過去的社會所陶冶出來的，並不能歸咎於婦女。我們相信，只要社會環境改善，只要教育本質改善，能夠充分地給女同胞一個知識上和技術上的訓練機會，不但那些弱點容易克服，而且一定可以圖男子一樣地發生很大的力量來。因為男女的智力，男女的本能，原先並沒有兩樣；就是體力，也一樣地可以鍛鍊得像男子一樣強壯；這是稍開明的教育

，都已派發完了的。

請位先生，請位女士：現在抗戰已經達到第四期了，無可諱言的，我們的物力人力都已經有了很大的損失，急於需要有大量的補充。尤其是淪陷區域一天天地擴大，倘若不趕快在後方加強兵員和生產力的準備，將來之困難，一定比現在更要厲害。我們應該認識一次的新變革出於自衛，是為飽莩在死裏求生，而不能不和敵人去拚命。我們絕對不能厭戰，不能偷惰，不能爲着目前軍軍上的小小失利而氣餒。我們應該更趨可敬，更趨奮勇；趨長受虧欠，越有犧牲的決心，必須拿出全部力量來保衛國家，保衛民族，保衛利益，保衛在淪陷中男女裝前線抗起來。不應該專責成於一語，而對於一室一隅，一食一飲，一善一惡，一德一怨，一男一女的國家工作。我們且不能幫助的婦女是任何地勢方於抗戰事業，也不該阻礙任何愛好和平的婦女，是如何地爲祖國和平反對淪陷而奮鬥，甚至祖國的婦女來說，她們本來可以安閒過日，而且應該反對她們的無恥變節，家的，然而她們爲着保護自己與國家，已經普遍地動員起來了。在這次軍用出師的時候，她們到車站去歡送，用繩繩的方法，像

縫一千大針一，寫慰問信，派遣婦女到前線去慰勞之類，去鼓勵士兵勇中國作鬥，
近來更加積極地參加開課工作，參加生產工作，大批大批地運到東北，平津，長江
下游各口，並積極地給前線後方的爪牙。而在我們死裏求生的國度裏，更應該
如何地利用這一點點力量，使婦女更加團結，才能爭取民族生存。

現在就怎樣組織市鎮的婦女問題，分為兩步來討論這問題：

(一) 第一是整理各區鎮的抗戰救國婦女所需要訓練的知識和技能問題。這
兒包含着一個訓練救國婦女的問題：

一般的訓練，一般的知識，是指任何婦女都應該普遍地具備着的常識和技能。
這裏當然沒有機會去談衣、食、住、行、和待人接物的瑣碎問題，而是選擇八項
與抗戰有關的話來略為談談：

第一項：脫離舊思想，在抗戰中婦女對於國家民族的情意。

過去婦女受過多少的封建主義的教訓，來束縛她們的行動，使她們受着
極大的痛苦和壓迫，是使她們受着極大的痛苦和壓迫；受國難之苦，除救國婦女，

抗戰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這僅丈夫之外，所想的便是酒、賭、米、錢，一日三餐的伙食生涯。結婚不上兩年，馬上又做了孩子而母親。從此以後，便要忙於養育兒女，管轄兒女，漸漸地年事大了，世故也深了，又憂忙於為兒子積蓄財產，辛辛苦苦地為子孫做了一輩子的馬牛。一生所見聞的是丈夫兒女的面，所想到的是丈夫兒女的事，什麼叫做國家民族，根本就沒有機會聽到這些名詞，叫她怎樣曉得國家民族有什麼值得他們捨命去愛護的必與，所以我以為在目前國家民族到了生死關頭，至少應該告訴他們人民與國家的密切關係，假若亡了國，將會如何地受人家宰割，受人家侮辱，生活將會如何地慘痛，詳細地列舉中國、朝鮮、波蘭、埃及等亡國奴的悲慘生涯，讓他們知道，從他們未來生活上建立起國家民族的關係來。使她們的腦子裝進國家民族的意識，然後告訴她們應該怎樣愛護國家民族，怎樣去為爭取祖國的生存而鬥爭。

第二項：我認為應該使她們明瞭敵人的殘酷行為，引起人類反抗的本能。同時使她們知道敵人在強中乾，以堅定持久抗戰的決心。

固然抗戰到了現在，住在都市上的人們，至少已經聽過戰區或淪陷區域內的同

隨所受敵人摧殘的慘痛，或者親身經歷過轟炸，經歷過流亡，受過敵人的危害，自然知道敵人的種種暴行。然而住在腳下大多數的人們，都不知道我們戰區或論陷區深重的災難所受的苦痛究竟如何，更不會了解這苦痛如果大家不起來抵抗，馬上就會輪到自身上來。尤其是當過去滿清時代軍閥時代額外領外的心理支配，幾乎把人家當做神祇看待，所以需要不分地告訴大家，敵兵已經損失了大半，日下在敵國已發生了兵員的恐慌；在這一年的戰爭中，他們的軍糧彈藥已超過了四百萬萬，每個國民的負擔平均已在二百元以上。戰爭延長下去，不久便可見到他們自己崩潰的現象，只要我們大家能夠多感受一些痛苦，堅持抗戰到底的主張，勝仗就必然，敵人必敗是不成問題的。

第三項，應為我國女同胞目前的抗戰情勢，以加強她們對於抗戰必勝的信心。

我國婦女同胞已往社會之不良，教育不普及，大部份都是無知識。過着機器人的生活。她們既不懂國家民族是什麼，自然更談不上什麼國際形勢，她們只聽得

國內軍事在國內籌，關土匪，使得民財財盡，窮天下官。他們害怕戰爭，害怕她的丈夫兒女被牽去參加什麼活動，更不曉得抗戰開始之後，全國羣衆團結一致，大家共爲抗戰唯一的領袖。怨一而爲一，他們只知道凡是外國人都是不講道義，不顧情理的，一律都是我們的仇敵，却不曉得國際間有無數的人在擁護公理，擁護人道，爲我們反對同情，從事反侵略運動。固然我們並不是要使每個鄉下老太太富貴，使每個被侵略的國際情勢，至少應該使他們知道國內已經統一，國外又有六邦在擁護，不必存憂懼惶恐的心理。要使他們深刻相信最後勝利，一定是屬於我們的。

第四項：我認爲應該根本改變婦女對於國禍國難的觀念，使她們樂於勸丈夫兒子從軍。

過去爲了色禍被敵人恥罵得太深太綠故，很多人都認爲兵是一種兇器，因此便造出一身男不當兵一語，或一問得大家腦子裏面都只以爲當兵是窮苦無告的惡百姓，和流氓地痞最不好的出路。我不曉得他們是負着捍衛國家、維護和平的偉大任務。

所以此類我們應該把兵的尊嚴，兵的神志，以及國民當兵的天職，普遍地宣傳，使他們再不至於拉着丈夫兒子，阻礙徵兵工作之進行。更進一步，不但希望他們能够救民丈夫與兒子去負責重傷大國存亡，而且自己也應當共爲苦榮，自勇地起來請纓殺敵。自然，要達到此地步，還需要把軍隊的規律訓練好，同時要改善出征軍人的家屬待遇才行。

第五項：我認爲需要普遍地灌輸避難和防空防毒的知識，以減少許多無謂的犧牲。

以往社會上有一種傳統的錯誤觀念，那就是以避難爲怕死的表示。其實好生惡死，不但是人之常情，而且是一切生物共有的生存條件。只是有胆有識的人，在臨到禍患的時候，曉得從容應付，曉得消許一避免與不可避免一，和一該避免與不該避免一的籌劃，可避免與該避免的，就盡量地想法去避免，這是一種智慧的表現；不可避免與不該避免的，就從容就義，殺身成仁，這是人格的表現。這裏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北方敵人到了武漢，有一個青年他既沒有抵抗的準備，又沒有當間諜

爲種，以及保存遺產在輪流地與內無異。這被作戰的理由，使她們了解緊縮清野的意義，了解這些不測己的苦衷，以免他們發生仇恨心理，反而認賊作父，幫助敵人來攻擊自己。

第七項：不認爲戰爭有以婦女的生活習慣，是適合作結廬，加強團結的意義。

我們婦女界的弱點，是一嫉妬一和一百大一的心理表現。老實說數千年來婦女所以受着這苦痛而無法可以解身的原因，大部份是受着這兩種不良心理的毒害。因爲一嫉妬一，所以不容易向人家合作，不容易與婦女團結起來，因爲一百大一，所以在社會上一員得到了之放大的地位，使這高氣揚的目空一切，不願認同下層爲之接近。這不但只有永遠損害祖國，永遠受男人支配，假男人的階級品。當然，目前我們並不是爲的受這苦痛而向高，而去促進婦女界大團結；但爲了維護長期的生存，爭取抗戰的勝利，非將大家團結起來不可！

我以爲在男女有別的社会習尚沒有完全破除之前，應該先從婦女界自身組織着

手，養成集體生活的習慣。把「合作」和「守紀律」的精神培植起來，然後衝破男女界限，參加各種團體的活動，這樣才能發生堅強的力量。

第八項：我認爲應該普遍地灌輸一般衛生知識和防護技術。

過去婦女因爲知識缺乏，很少有人知道什麼叫做衛生。尤其不曉什麼是公共衛生。所以在家庭或者社會，在在那可以見到許多前嫌不潔的現象。抗戰開始後，在難民車上，難民收容所裏，更可以發現許多違反衛生的行爲，在平時，關係還比較來得小；在傳染病流行的時候，簡直危險到了萬分！實際上就拿國防最後方的民衆生活來說，也應該普遍地灌輸婦女以衛生常識。因爲主持中饋，養育兒女與疾病的傳染關係，最爲密切。尤其是兒童身心的發育，全權都操在母親手上；整個民族之健全與否，都與婦女的衛生常識有關。至於防護技術，固然有許多是專門的學問，需要有些較高深的知識。然而一般的止血，防毒，發疫，以及侍護病傷者的湯藥，精神上之慰勞等輕便工作，是每一個婦女都應有的常識。

B 特殊的訓練——以上八項是我認爲普通婦女都應該接受的一般訓練，下面再

談八項知識婦女和婦女幹部人才應有的特殊訓練。

第二：是從專民衆工作的技術訓練。

一般人都把民衆工作看得太方便了，以爲只要有一腔熱血，一股勇氣，跑到前線或鄉下去便可以得到經驗，實則其實傳或組織的效果差。殊不知民衆的文化水準雖然低，可是生活經驗却有相當的複雜，如果你談些與他的生活不相干的話，那他們根本就沒有聽的興趣，自然談不上有什麼效果，即使你談的話，是他們願意聽的，可是你的態度，你的聲氣，你的行爲，一有不合他的口味，使他們對你的人格發生了誤會，那麼你的話也就等於白說了。所以我們凡是有意做救亡工作的幹部人員，不管是宣傳也好，組織也好，或者去游勵、唱歌也好，除了準備豐富的材料之外，還應該受工作技術的訓練，才能收到實際的效果。

第二：是救護知識和技能的訓練。

抗戰到了第二期，戰區更擴大了，受傷的士兵和民衆也更多了；衛生人員和醫藥人員固然感到很大的困難，就是救護人員，也非常地缺乏，尤其是敵機不定時間

不擇空間而進行訓練。應考慮地帶有炸傷燒傷的可能，隨時隨地都需要女救護員。救護知識和技能的人員去工作，所以需要普遍地訓練婦女，來擔負救護的責任。尤其是在各級學校裏，應增加救護課程，聘請有經驗的醫護人員去訓練一些實際用於應用的救護知識和技術。

第三、是各種生產技術的訓練。

以往婦女被局限在家庭內，除了買賣、雲、貴，有一部份農村婦女參加耕種和採掘販的舉措外，其餘各地，大多數婦女都是從事簡單的烹飪和育兒工作，或者極輕便的手工副業的勞動。近年來，雖然在各都市有不少女工參加工廠的生產工作，然而仍局限於養蠶、紡織、和縫紉之類輕便的事，重要的工業，農業技術，向來就沒有開放過婦女，讓她們有學習的機會。尤其是專科以上的工業，農業學校，根本不取女生，以致造成婦女只知消費，不事生產的畸形社會，抗戰開始後，大量從事生產的男同胞，被徵調當兵去了，同時從前方運到後方的難民又一天天的增多，農業上和工業上都需要大量人員的補充。才能供給戰時的需要，維持社會的平衡；特別

是有關於軍事和民食的全盤考慮，更急迫需要加緊工作，才能够保障抗戰的勝利。

所以我認為目前婦女應速訓練其專業的技能和本能，以充實軍需，增加我國的衣食資料。

第四：是交通技術的訓練。

在全面抗戰中，本來所有救國工作，都應該由男女兩方面共同去負起責任。不過因為男子已充當得訓練的機會，已充實了許多特殊的技能，特別是交通崗上的技術人員，幾乎都是男性。抗戰開始之後，技術人員已經有了極大的損失，戰後戰事日益擴大，交通上重要的工具，如鐵路和輪運已日見減少，更需要大量的補充航空、公路、小河運輸及通訊上技術的人員。當飛機飛後，駕駛汽車或在小河上駕駛小汽船和帆船。這些都是婦女可以應付的工作，至於管理電報、雷達、無線電收音及郵政之類的事，女子比之男子更為相宜，因為他們的感覺要比強大，做事又比較細心，只要給他們以相當的設備或訓練的工作機會，我相信成就一定是很好的。

第五：是對僑胞的宣傳訓練。

抗戰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軍事訓練方面，由各訓練團出來的壯丁，訓練不久，便需要開赴前線去補充，將來抗戰延長，自然訓練有素的憲兵、保安隊、警士都需要開赴前線去殺敵；那麼在後方維持治安、警衛行政機關和偵緝漢奸的工作，便需要婦女來擔任了。這些工作對於她們實在是極相宜的。因為她們天性愛好和平，遵守規則，對於排難解紛，維持秩序的工作，女人尤其容易做得好。我相信只要她們能夠運用理智去判斷是非，不受感情的拘泥，當警士和偵探是極最適當的工作。

第六：是間諜的訓練。

誰都知道，女人生來就有充當間諜的天才；因為她們心細耐煩，又不容易引起人家的注意，利用她們靈活的交際手腕，可以出入於各層社會而採取種種不易得到的敵方秘密消息。歐洲大戰的時候，產生了不少的間諜人才；敵國在日俄戰爭中，爲了組織俄國內部的間諜和搗亂工作，曾經費去一萬二千萬金圓，兵中尤以「黑龍會」的組織特別廣泛而嚴密。現在主持這會的中堅是士肥原，而士肥原却得到那位有名的女間諜川島芳子不少的幫助。

川島芳子曾經做過偽國女間諜部長，平津情報處的處長，採取了我們對敵作戰的許多祕密，游說過我們好幾個將官去做叛國的勾當。其他如鴿子姑娘，加藤英子，也都有很厲害的間諜伎倆，為他們的祖國賣了不少力氣。只有我們中國向來對於間諜工作不加注意，所以不但無法去採取敵方的軍情，而且不時受敵人的間諜愚弄，洩漏了軍事上重要的祕密，最痛心的是我們的同胞被他們收買去施以間諜訓練，於後來破壞我們自己抗戰的進行。今後我們應該特別注意此項人才的訓練，才不至於蒙受巨大損失。

第七：是保育兒童的師資訓練。

我們婦女過去因為中了宗法社會的毒太深，大都視兒童為自己的私有財產。一般人都只曉得拚命地為自己的子孫積蓄產業，很少有人關心到別人的子女。儘管古訓中有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的話，却極少有人能夠切實做到。要知道兒童是國家的命脈，是未來社會的主人，要國家有希望，必須從教育兒童下手。但是教育兒童，如果單單只顧到少數人的子女，那是沒有多大效果的，一定要由國家或者地方

人士訓練辦法。下最大的努力。把全國青年男女軍人某地方上除全部兒童，和予以相當的教育機會。才能發生復興民族的作用。

目前保育兒童的工作，都是由婦女擔任。自然這是她們報效國家的一個機會。但是保育兒童，並不像一般的小學教師的那么簡單，因為他們是由各種不同的家庭環境中出來的，並且已經離開了父母的愛撫，受到了許多流亡生活的苦味。他們不需要教師給他們知識，而且需要教師給他們像慈母一般的慰安和撫養。因此管理他們，教養他們的人，必須有特別的技术才行。所以我以為目前應該特別注意到這種保育兒童的備置訓練。

第八：是軍事的知識和技能訓練。

最後我認爲每一個婦女都應該有當兵的準備。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一天不把敵人消滅，取得最後的勝利，就一天不得停止。如果將來男性的兵員損失很多的話，我們婦女就應該踏着他們的血跡前進，實踐領袖持久抗戰的主張，用大家的血肉頭顱來維護我們民族的生存，國家的生命。女人當兵，在北伐時代大家認爲怪事

近來因為武裝的女同志一天天多起來了，也就不覺得稀奇了。然而所謂武裝的女同志，大部份仍然沒有作戰的技能，這是因為沒有機會可以接受實際用以作戰的軍事訓練，實在是一件很大的憾事。在這裏，我很想舉出一些事實來證明女人統帥隊伍去衝鋒陷陣的成績；然而為了限於時間，只好讓那些不大相信女人能當兵的先生們去考察歷史上的花木蘭，秦良玉，樊梨花，洪定嬌，以及在東北敵人後方活躍着的李營長的史蹟，便無須我來多說了。

以上所講的十六項，是我們個人認為抗戰期中婦女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的訓練。現在再談第二段，就是抗戰期中婦女訓練的辦法。

(二) 抗戰期中婦女訓練的辦法——這個問題比較更廣大，更需要大家多尋求意見。現在我且先提出一些譯而為舉的具體方案，希望大家批評指正。我的方案分為十個要點：

第一點：是普及社會教育。

在這嚴重的抗戰期間，政府應該拿出大部份的教育經費去建立民衆教育事業。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有計劃地組織流動工作團，像講演隊，漫畫隊，歌詠隊，演劇隊，或電影放映隊，深入民間，盡量宣傳抗戰的意義，暴露敵人的殘暴行爲；並提倡衛生，提倡節儉，提倡當兵，提倡用國貨土貨的美籍；灌輸改良生產技術實際的知識。在重要各城鎮，應該設立完善的民衆教育館。舉辦生產及衛生競賽會，獎勵優良的出品。特別對於婦女應有的衛生知識和生產技術，需要盡量灌輸。

第二點：是加緊推行注音符號，普及識字教育，發給各地文化機關印行通俗書報圖書，獎勵各級學校遍貼壁報，以引起民衆對於時事的注意。

從前因爲民衆教育不普及，所以全國不識字的人佔百分之十八以上。更因爲文字難於識學，即便讀過三年書的人，也大半不能運用所認識的文字，作爲求知識的工具，因此，一切生活都僅僅靠着父傳子、子傳孫的一些傳統的舊知識和技能，對於時事那就只能任憑人家去造謠亂說，無從認識真相了。

在這抗戰期中，前方的作戰消息，和後方的組訓工作，都需要他們徹底了解。這樣便須發動各地文化機關和各級學校多多印成通俗書報畫冊，在大街小巷遍貼壁

報和連環圖畫不可不備。這些書報和圖畫，都應該加以注音符號，以後再慢慢地改用注音符號直接寫成。在婦女夜校裏面，尤其要注重符號的學習。那麼，抗戰的知識便容易深入民間，文盲也逐漸會掃除了，一切建國的基礎都容易建立起來。

第三點，是獎勵各地青年學生多多開辦婦女補習夜校及定期講演會，為成年婦女補習各種生活上和抗戰工作上必要的知識。

我相信婦女求知知識的慾望，比男子還要迫切，只是爲着忙於家庭中的瑣碎工作，把時間消磨得太多，沒有功夫去進學校。如果能於每天晚上趁着她們工作餘暇的時分開辦補習班，給她們一個求知的機會，她們一定是很高興來就讀的。

至於漢語言，可以仿照教會的晚課辦法，每日或每週於一定的時間內，定出題目給她們讀一些抗戰期間婦女必要的常識；同時加上一點餘興，如開留聲機，歌詠，演劇或幻燈之類，一定會吸引大多數婦女去參加的。

第四點，推行小兒夜間度，利用兒童教育母親，利用少爺小兒教育工人。

其實這個方法已經由國內各名教育家提倡了好幾年，並且已經發生了不少成效

抗戰期中的婦女訓練問題

；只是爲的不考慮，還沒有成爲濃厚的空氣，此刻我們應該極力推行，我主張每間小學校學期考試時，應該以小先生的教育成績做爲他自己的學業成績之主要部分；同時由主管教育機關，大量地紀述奮鬥人的故事和新聞，用種種方法去鼓勵孩子們教育成人。

第五點：鼓勵女學校或婦女團體多開茶話會，游藝會，座談會，養成集體生活的習慣。

前面已經講過，婦女界因爲沒有組織的習慣，所以十分散漫，不容易收到互相合作的效果，此後我們必須鼓勵她們常時集會，練習民權初步的運用，養成她們奉公守法，守紀律，爲公德的團結精神，打破「嫉妬」「自大」等陋習。

第六點：要開辦各種短期的農藝工藝和防護技術訓練班。

爲着一般婦女的要求，目前急於需要普遍地與辦各種短期的農藝工藝和防護技術訓練班。這些訓練班以講授實用的知識和技能爲主，不必斤斤於文字上和各種高深的原理原則上的研習，比方農業技術上像育種，施肥，除蟲，去草，耕鋤，栽種

，青蠶，植樹，收穫，貯藏，和農產品製造的簡易技能；工業上像紡織，繅布，染色，裁縫，鑄鐵，製肥皂，接電線，修理機器的簡單技術；防護上如裹傷，止血，消毒，施行急救之類的簡易方法等，普遍地養成許多有知識的農婦、女工、和急救工作的人員。這樣才能够適應長期抗戰中的軍需和民生的要求。

第七點：要開放一切現有的文化和軍事教育機關，准予男女同學。

爲着培養婦女界各種專門人才，我們急於要求開放各等級各種類的專科學校，一律准予男女同學。固然現在有不少的教育機關是開放了的，准予男女學生兼以，可是按性質來說，在專科以上的學校。除文、理、法、醫等科外，極少聽到工科農科的學校也招女生；至於軍事學校更談不上。即就中等程度的職業學校方面來說，女生也被限制於師範、家庭、縫紉、美術、助產、看護這些範圍之內，也不能參與積極的生產性質和軍事性質的訓練。這實在是國家的一種缺陷，實在不够供給戰時專門人才的要求。我們盼望當局爲着適應婦女大眾的希望，適應大時代的需要，開放各種類、各等級的教育機關，讓優秀的女青年們，能够充分地得到培植天才的機

會。

第八點：要普通設立托兒所及保育院，建立兒童公育的基礎。

前面已經說過，過去婦女因爲中了宗法社會的毒太深，大家都視兒童爲私有財產，甯可生而不養，養而不教，却不願意交給孤兒院、慈幼院、保育院之類的機關去教養。今後男子出行的數量一天一天的增加，婦女離開家庭到社會去工作的機會就隨之而增加，那末兒童公育的制度，勢在必行，否則使無以培植健全的國民，無以培植優秀的新國家的中堅人物。而且這時從戰區和淪陷區裏逃亡出來的智識婦女非常之多，政府應該幫助她們向後方各地去建立優良的教養院和保育院。既可以安頓流亡軍帥和流亡兒童，又可以樹立兒童公育的基礎，一舉兩得，實在值得積極去推行。

第九點：要獎勵女子參加社會事業，幫助婦女團體發展。

婦女應該和男子一樣地參加社會事業，這本來是天經地義，不成問題的，不過在過去，婦女能參加社會事業的機會太少，而且所表現出來的成績也太壞。她們

因為受着虛榮心的驅使，不從學問，道德，能力方面去下功夫，不從專業的發展，而不知自重自愛，而願意去做人家所玩弄的「花瓶」，以致引起社會對於婦女界發生許多過於刻薄，過於殘酷的批評。而妨害女權之發展。此後我們大家應該本着三民主義的男女平等，男女互助的原則，善意地去獎勵，去扶助女子參加社會事業，用力推動婦女團體的發展。自然，在婦女本身更應該在專業上努力去苦幹，實幹，建立婦女勝任社會專業的信仰。尤其盼望婦女界的領袖放開眼界，破除嫉妬陋習，多幫助後起的青年及下層婦女發展工作，完成去報效民族國家的時代任務。

第十點：要普遍地施行婦女社會軍事訓練，準備以鮮血為民族洗刷恥辱。

關於婦女從軍的重要性，前面已論及；同時也提到過開放軍事教育機關的要求。這裏，我所要特別為一般婦女同胞請命的，就是普遍推行社會軍訓，使每一個女人都能知兵善戰，有機會上戰場去衝鋒殺敵。這工作在廣西省已經有李德鄰夫人和白健生夫人積極領導，表現了很好的成績，希望全國各地一律推行起來，使得我們的的女同胞，在前線可以殺敵；在後方可以除匪；在淪陷區域內可以打游擊戰。而

事實上在長期抗戰的國策執行之下，婦女將來非踏着男子的血跡上火線去向敵人拚命不可！

以上所講的十六項訓練目標，和十點訓練辦法，是冰瑩所認為目前急切需要一促其實現的一些淺見。希望賢明的政府能够採納；更希望熱心救國的先生們有所協助；尤其希望婦女界所有的老前輩和青年姊妹們，大家團結起來共同努力，來完成我們對於抗戰建國的神聖使命。

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

——在重慶省立女子師範講演——

徐德筆記

今天要和姊妹們講的題目，是「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關於這題目，準備分做三點來說：第一，婦女參加抗戰的意義；第二，婦女參加抗戰的效能；第三，發動婦女參加抗戰的方法。

(一)自從盧溝橋事件爆發後，我們政府就下了抗戰的決心。這是中華民族對外

第一聲的怒吼。也就是弱小民族對帝國主義者予以反抗，打擊的先聲。可是我們回頭看看，自從七七到現在，抗戰已經有七個多月了，除了武裝同志拚命在前方與敵人肉搏之外，一般羣衆究竟動員了沒有。需要我們大家來檢討一下。誰都曉得的，無論那一種革命，如果只靠軍隊，而沒有廣大的羣衆參加，那是不容易得着勝利的。何況這次我們的抗戰，是整個民族臨到了生死關頭，不能不作最後的奮鬥，這奮鬥必需發動員全國民衆，一齊起來努力才行。因為敵人已經領了海陸空軍所有的力量來侵略我們，單單憑着現成的軍隊力量去抵抗，無論如何都是不夠的。而且爲了兵器的關係，我們軍隊已經有了很大的變遷，今後踏着戰士們的血跡補充上去的，自然全靠着廣大的羣衆！我們佔有二萬萬二千五百萬數目的婦女，那能袖手旁觀，把這救國的重責，全都推到男人身上？要曉得這佔國民半數的婦女，如果不起來參加工作，抗戰的最後勝利取得時間便會延長下去；甚或會影響絕對勝利的把握。

其實婦女參加抗戰的意義，比男人還要重大，不但站在民族生存的立場上應該參加，就是站在婦女解放的立場上，也應該參加才是。

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

(二)講到婦女參加抗戰的效能，那已經有了很多的成績可以拿來報告：就前線的工作說，第一可以鼓勵士氣，士兵看到了我們女人都怕飛機大砲，跑上了火線，他們自然而然地會鼓起勇氣去衝鋒殺敵；新抽調到前方去的壯丁，看到了我們女人也冒着砲火前進，自自然然地會增加胆量，不想向後開小差了；對於長官，更有莫大的影響，他們常常對士兵說：「女人都上火線了，我們負有捍衛國家責任的軍人，難道還怕死嗎？」可見這精神上的鼓勵，收效是很大的。第二婦女看護傷兵，溫存，體貼，不比軍醫或者看護兵他們那麼暴躁，而且動作輕細，同情心富厚，很容易受到傷兵歡迎。譬如這裏躺着一個受傷的戰士，他的腿折斷了，或者手被子彈穿過，正在流着鮮血痛得厲害的時候，我們應該盡量地安慰他，以減輕他肉體的痛苦。可是在男看護兵往往心狠，老是帶着一副嚴厲的面孔，拿起鉗子夾着棉花，向傷口上亂塗，亂擦，不管對方如何叫痛，總是置之不理；要是碰着脾氣壞的，還要罵一聲：「痛甚麼？你媽的，前線還不知死了多少。」你想，他們在肉體的痛苦之外，還要加上精神的痛苦。如何會高興再上火線？所以每個傷兵，總是歡迎我們

女人替他們換葯裹傷。因為我們不但動作輕，裹傷仔細，而且喜歡和他們講話，在洗傷口時，總是這樣去慰他們：「你們真辛苦了，爲了民族，爲了國家，你們受傷是光榮的……」如果受了傷的戰士是與你同省的，那麼你就可以和他談起家鄉話來：「同志，你是甚麼時候出來的？家裏還有些甚麼人？住在甚麼地方？你不要我替你寫封信回去？……」，那會更高興，已完全忘記了他的傷痛，滔滔不絕地和你談他的作戰經驗，或者表示他願意負傷去再上火線。還有一點，看護兵也是不及女人的，不管受傷者的肚子打穿了或者腿子打斷了，能不能行動？繃帶紮好了之後，便走開了，讓他自己倒下；女同志們有一顆天賦的惻隱之心，遇着這種情形，她們一定會扶他躺下，或者幾個人慢慢地把他抬走。在工作稍爲空閒的時候，還會去找他們談談戰事，唱唱歌，總要想種種方法，使他們的精神得點安慰。第三婦女做戰地的民衆工作，也比較男子收效要大。因爲過去在軍閥指揮之下的士兵，總是摧殘老百姓的，所以民衆一見到穿軍服的人就害怕；在前方做民衆工作的同志，也一樣地穿的是軍服，因此民衆也不敢同他們接近。女人便不爲民衆所害怕，所以工作

容易着手。而且她們的態度也比較和藹，誠懇。向老百姓去借東西的時候，事先總要經過解釋；送還的時候，又要說上許多「謝謝」的客氣話，使老百姓高興。譬如以僱船一項來說吧，我們一定對老百姓說：「你們不要怕，我們要拚命地去把鬼子們趕走，讓你們安居樂業。現在需要這重要的兵器去前方。想借你的船用一下，回來了馬上就要送還的。」要是士兵僱船就不是這樣了，他們動不動就嚷着：「喂！喂！快把船搖過來，不來就開槍！」大家想想，這種態度，怎樣不叫老百姓害怕呢？在這裏，我不能不告訴你們，這次東戰場失敗，固然是敵人的砲火凶猛，但是最大的原因，還是羣衆不能幫助軍隊，漢奸太多。盡做些破壞我們自己的工作。要曉得當漢奸的人，不一定都是生來就有漢奸的賤骨頭，據我所知，有不少是因爲過去被貪、污、土、劣、軍閥壓迫而成的，而且爲着生活困難，受敵人的小利誘惑，往往爲着兩塊錢，便做出漢奸的勾當來。各位姊妹請大家想想，我們自己的民衆不能幫助自己的軍隊，反而被敵人利用來爲害自己。這不是太痛心的事嗎？就退一步講，那些好的，絕對不願意當漢奸的民衆，也大都因爲聽見軍隊來了，馬

上逃跑。以致士兵打傷了我，找不着一個老百姓來抬。壯丁都跑光了，只留下一些老弱殘廢的婦孺在戰場上哭聲啼啼，但軍事上的措施，這部要歸咎宣傳的工作沒有做好。假使有多數的婦女到前方去，好好地安慰民衆，教育民衆，他們便不會逃跑了，至少這些老百姓可以幫助我們搖盪當伙仗，不爲敵人所用。

以上三點是就前方的工作說的；在後方，也已經有了不少的好成績。七個月來，有成千成萬的女青年在各地婦女領袖領導之下。忙於勸募公債，忙於徵集慰勞品，忙於縫製寒衣，忙於救濟難民，忙於保育難童，以及在後方醫院服務；都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只是人數太少，還沒有達到我們所理想的婦女救國的任務。所以需要大家作更大的努力。

(三)現在再講教婦女參加抗戰的方法：中國婦女受過教育的實在太少了，最大多數的還是過着無知無識，懵懵懂懂的生活。敵人來了只知道逃跑；國家亡了，她們不知道究竟與她有什麼切身關係。因此，目前我們對婦女最重要的工作，便是想方法去喚醒她們起來救國。我以爲第一，首先要使知識婦女團結起來，不分地

怎樣發動廣大的婦女參加抗戰

城、不分門戶，大家合成一個誠的集團，有計劃地去宣傳和組織那些非知識的婦女。

第二、要多多造就下級幹部。無論那一個羣衆團體，如果沒有精明的知識分子在中間領導，都很難取得良好的效果。這不是故意抬高智識婦女的地位，而是事實告訴我們，羣衆是需要有賢明的領袖去領導。因此我們需要造就一個羣衆的領袖出來，羣頭去做領導的工作。

第三、要由每個學校分頭去開辦婦女補習班和戰時智識訓練班，或者利用慈親會游藝會之類的機會去向婦女宣傳抗戰。

第四、需要有熱心的工作者學着基督教會裏的傳教師的精神，勤快地挨家挨戶去宣傳。儘管有些愛打牌喝酒的太太們不歡迎我們，我們爲的要發生工作的效果，也得想方法去打進她們的隊伍。我們應該首先從我們的隣居張太太李太太做起，不要裝出一副瞧不起她們或者惱恨她們的面孔，使她們發生反感，要多和他們接近，從家庭的瑣事談起，然後談到國家大事上來，不要一進門就用大義去責備他們。

第五、要加緊文字方面的宣傳，在封建社會的婦女羣衆裏，也有些是讀過書的，我們可用通俗文字來宣傳她們，感動她們，使她們發生愛護祖國、參加抗戰的情緒和興趣。

第六、要到農村去把

廣大的婦女組織起來，不要專在後市上假宣傳的宣傳工作，目下許多種了組織機關開到前方去作戰，那麼代替男子在後方幹生產工作的，實際上就是那些女苦力的事了。我們要好好組織她們，使之成爲抗戰的生力軍。

末了，希望在座的姊妹們，趕快把抗敵救國的責任負擔起來！克服一切環境的困難，去加緊組訓的工作。要曉得在這個民衆還可以平靜生活的時候不去努力，等到淪爲戰區時，再談喚起民衆，組織民衆的口號，那就來不及了！在座的姊妹們都是國家的優秀分子，都是女界的少年先鋒，每一個人都要把領導者的責任擔負起來，趕快去組織各階層的婦女參加偉大的民族獨立鬥爭！

論白薇

提起白薇，就會聯想到「打出砲臺塔」，這是她一部最富於反抗性的劇本。那是發表在創造月刊上的。

已經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我還在中學驗誓的時候，便看過她的作品，在女作家當中，她是最早從事創作的一個，同時她的作品也是最有思想、最能使讀者看了感到興奮的。

「白薇曾經在這裏演過一幕悲劇。」

有一天晚上，當我們幾個要好的同學在廁所裏偷着看小說的時候，一個高班同學老李突然這樣說：

「什麼悲劇？」

「她是從這裏逃走出去的。」

老李一面說，一面用手指着那處只有挑糞夫才有資格走的小門。

「怎麼越說越糊塗了，究竟是怎麼回事，快說呀！」

大家都把書放下，等着老李的回答。

「故事是這樣的，白薇好不容易從封建的家庭裏逃出來，投考到這裏來求學，不久被她的家庭知道了，非逼着她回去不可，她自然不答應，於是家長們叫了許多人來，把學校圍住，大門口佈滿了崗位，大有非把白薇捉回去誓不罷休之概，同學們自然都同情她，想把她藏起來，正在大家手忙腳亂，人心惶惶的時候，白薇却從容不迫地從窗口逃出去了。」

「喝，痛快，那麼也家裏豈不自費力氣？」

「可不是！她這一溜就溜到日本，在那裏她過着極困苦的生活，替人家當過下女……」

聽到這裏，沒有不佩服白薇勇敢的。

從那時起，我所知道的白薇，是一個受盡了舊家庭的磨折，重重重壓迫下奮鬥出來的女戰士；在很小的時候，家裏便把她嫁給人家做童養媳，婆婆是一個悍惡如、

虎的女人，稍微有一點不對的地方，動不動就是拳打腳踢，而白薇那位名義上的丈夫，既無知識，又沒有感情，他常常助母爲虐，在這種情形之下，叫一個富有反抗精神的女性如何忍受得下去？於是白薇開始向封建勢力進攻，第一次失敗了，腿子被惡婆婆打傷；第二次腦袋受了損害，可是她並不灰心，只要能達到她逃走的目的。受盡任何磨難，她都甘心情願的。

到了長沙，滿以爲可以好好讀完師範，誰知又來了包圍學校那一幕，但有志者事竟成，她終於獲得了勝利，衝出了封建十足的家窠。

「我身上僅僅只帶了七塊錢便一逃就逃到了日本。」當她很得意地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的精神突然地興奮起來，自然，這是因爲我倆有共同之點，我逃到上海時，身上只剩四塊錢了。

關於她在日本的勤苦生涯，在她的「悲慘生涯」一書裏寫了不少，無庸我多述。這裏要寫的是我從上海認識她時一直到她參加抗戰爲止的一段窮病生涯，同時還

我認識白薇，正遇着她窮病交加的時候，住在德園路。她住的房間裏，一張軍床，一張桌子和兩條凳子而外，連一個洗臉架都沒有的，靠近行軍床靠牆的是兩口破舊的箱子，一口裏面壓着一些衣服，另一口裏面裝滿了未發表的稿件。

「冰瑩，別人的箱子裏多少總有幾塊錢，或者幾件好衣服，我呢？只有塗漆了黑字的稿紙，你看那滿滿的一箱，論字數至少也有七八十萬，沒有機會發表，但我並不因此而灰心，我還要繼續不斷的寫，一直到我生命之泉涸竭的時候，冰瑩，我是苦命人，但我一點也不怨天尤人，我要更勇敢地活下去！」

她的話像一首壯烈的詩一般地那燈打動我的心弦，對着那滿滿的一箱稿紙我只 有欽佩她的天才，欽佩她的忍耐和毅力。如果是另外一個人，受了這許多刺激，也許走上了自殺墮落之途，也許改變了生活方式，但是白薇——這位越艱苦越前進的女性，她並不因社會的冷眼而灰心，她很達觀，有時對着這一箱原稿引以為慰的對我說：

「這是我對你的希望，也是我的生命。當戰爭沒有飯吃的時候，就打開箱子讀讀牠，連糕餅和酒都忘了。」

誰不愛惜自己心血的結晶呢？何況這些是在她最困苦的時候寫成的。

「二二八」的砲聲，把許多拿筆桿的文人從亭子間裏趕到了戰場，上海著作家抗敵協會成立了，我們整天忙着宣傳，救護，慰勞的工作。有好幾次會議是在白薇家裏開的，她雖在病中，却每次爬起來熱烈地參加我們的討論，朋友們都勸他好好地休息，千萬不要過於興奮，但她一定要和我們到前線去，去後回來，又要大病幾天。

「何苦呢。在家把身體養好了再去前線吧。」朋友們都這樣勸她，但她只是輕輕地回答：

「我老是一樣子的，我儘要刺激。我不能老閉在家裏。到前線去，病死了，也是值得的。」

戰事結束後，我遷居到辣味路。她也比皮廬了，但我門每星期至少前一封信

往返。我知道她是個富有熱情的女郎，加之又在病中，一定感到無聊的。粉紅色的信箋寫些思念她的話。我還記得她的第一封回信開頭便是：「冰瑩，你把我當做十六歲的小姑娘看待嗎？對着那樣美麗的粉紅色信箋，已引不起我青春時代的火燭了……在人生的苦海中，我只有病苦，憂愁，黯淡，掙扎……」

是一個夏天的下午，我正熱得發燥的時候，一個瘦小的滿臉帶着病容的影子像幽靈似的走近了我的面前，那就是我時刻關心的白薇。

「冰，陪我去看病吧，掛號費還少一塊，你……」

「有的，有的。」我連忙接着她的話說。

在走向搭公共汽車的途中，她告訴我病中的慘苦生涯。

「整整地病了一個星期沒起床。也沒有一個人來看我，能着渴着像關在牢獄裏的囚犯那麼可憐，有一天我終於掙扎起來想下樓買開水去，不料突然暈倒，從三樓滾下來，腰和腦袋都受了傷，現在還沒有好。」

「爲什麼不寫信告訴我？」

「寫了這不是要我自己投進郵筒嗎？」

「應該雇一個用人幹。」

「自己都活不了，我 能雇得起人嗎？」

說到這裏，於是一幕白薇坐着推車進城買小菜的電影又在我的眼前放映了。她的確是個窮得連洋車蓋不起的作家呀！

病是越來越厲害了，她不能不離開上海到北平協和醫院就醫去，朋友們都知道她的境遇，於是發起募捐給她繳醫藥費，連印刷所的排字工人也都一毛兩角的捐出來救濟這位為讀者所敬佩的作家，但白薇不願意接收，而且責備她的朋友不應該這麼小題大做的，她是個具有湖南人性格的人，越窮，骨氣越硬，寧願受盡一切苦痛，而不願向人們申訴的。

抗戰開始了，她從病床上與奮得跳起來，她想參加抗戰，但身體還沒有復原，醫生不許她行動，不久平津失陷，她再也不穩忍受了，於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從海口逃出來回到了廣州，參加救亡日報的工作。東戰場撤退後，一切的軍事，政治

文化力量都集中到武漢，政治部還搜羅大批人材從事廣泛的宣傳與組織工作，白薇又從廣州來到了武漢，想將她的特長——戲劇——貢獻給這偉大的時代，誰知那些平時和她一同從事新文化運動的朋友們，有的飛黃騰達做了廳長處長，有的做了委員，他們見到了白薇，不但沒有表示歡迎，而且以爲白薇拖着一條病弱的身子跋涉了數千里來到武漢，是爲的想做官，想出風頭，於是給她一個冷漠的難堪與失望。

又是一個難得令人發昏的夏天午後，我方從沂水前線歸來，在過去爲敵人所盤據，而現在成了我們武裝同志的大本營的中街又遇到了一個五年的白薇。她臉上的縐紋沒有在上海時的多，兩隻眼在眼鏡下的珠子轉動得更有神，更有力量，精神十分興奮，加上她穿的是一件十年前做的西裝，看起來真要年輕十歲。

「白薇，你在什麼地方工作？」

「還沒有決定，已經來了快一個月，車錢不知花去多少了，但連那些大人先生們的面都沒有見過。」

「這是怎麼回事？」

「誰知道！」

「生活比在上海時要好點吧？」

「還不是一樣？我住在武昌，而他們都在漢口，每次坐車過江花的錢要超過我的伙食，前天餓着肚子跑了一天找他們，一個也沒見到。等到晚上，連過江錢都沒有了，只好在江邊和難民一起睡了一夜。」

聽到這裏，我只搖了搖頭，再也說不出什麼，白薇啊，你還是上癮時代的白薇，社會對你何殘酷如此，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真使旁觀者寒心呢！

在武漢，我們相聚了幾次又分別了，一直到去年十二月我離開重慶到五戰區去的前兩天才又遇着白薇，她方從桂林來到。身體雖然稍爲好了一點，但窮困還是一樣，這因爲她的個性倔強，孤僻，從來不活動，更不願向人家低頭，也不接受朋友的幫助，她的創作其所以比較少的原由，一方面爲了病與窮，一方面也爲了生活的**不寬實**，她常常埋怨：我爲什麼不能到前方去呢？

至於他的作品，可以分做三個時期來說，第一是反抗時期，例如「打出幽靈塔」，「媳姨」等都是富有反抗精神的劇本，前者是描寫作者本身反抗封建家庭的事實，後者有人說媳姨也就是作者的化身，因為許多人證明她在東京時確曾替一位中國人當過一個時期的下女，我以為這是她一段最光榮的歷史，如果是我，在自傳中一定要大書特書以紀念那段有意義的生活，但白薇的看法不同，她以為如果那麼赤裸裸地說出來，社會對她也許有不好的印象，其實這是錯誤的，古今中外的偉人學者，誰不是從窮困的環境裏奮鬥出來的呢？

第二是戀愛時期，她曾用楚洪的筆名，寫了「愛網」「琳麗」和「鶯」等詩劇，這是唯美主義的作品，裏面充滿了愛的甜蜜和愛的痛苦，劇中的人物，主角就是白薇自己。她是個愛的熱心追求者，但爲了愛給與她的痛苦太多，終於爲了事業，爲了社會而犧牲了愛。「愛網」與「琳麗」裏面的情節，是很和她戀愛楊騷時相似的。

論白薇

四四

第三個時期，是她對戀愛幻滅以後的回憶；「悲慘生涯」，「昨夜」，都是清算她過去的生活，同時確立了今後的人生觀——惟有貢獻一切給國家，犧牲一己之幸福，為國家社會謀幸福，才是正確的人生觀。為了篇幅的關係，對於白薇的作品，我不能加以詳細批評，但希望她在這民族解放的偉大時代，產生幾部優秀的著作，以貢獻給敬愛她的讀者以及關心她的朋友們。

報告

血的故 事

在矮小的平房裏，地上鋪滿了稻草，蒼蠅圍着有血跡的地方吮吸着，亂飛着，在房子的東角躺着一個頭部受傷，和左腿貫通的戰士，他傷的太重了，誰都擔心他的生命不能挨過今晚，然而他自己却很平靜，嘴裏雖然在不斷地呻吟，但當我們替他洗傷口換藥時他並不大聲叫痛，只把眉頭繃一繃說了一聲：『快點吧，我要睡去了。』

大約是下午六點鐘的時候，一連來了十二個傷兵，真湊巧，他們都住在同一間房子裏，因為有幾個輕傷的喜歡說話（有一個是長沙人），於是我伴着他們坐在草堆裏開始聽着血的故事了。

「你是在什麼地方受傷的？」我問一位個子矮小，看來有三十多歲的弟兄。

「東林寺。」

他回答着，目光炯炯地向我注視。

「這地名我今天才第一次聽到，你是幾時受傷的？」

「今早四時，天還沒有亮的時候。」

「傷的弟兄不多吧？」

「唉！我們傷的並不多，只是敵人的損失太大了！」

他帶着幽默的調子說着，我正想問他爲什麼要「唉」一聲時，躺在他右邊的弟兄却大罵起來：

「媽的，你還憐惜敵人死的太多嗎？你還是漢奸！」

聽聲音他是一個十足的北方佬。

「同志，開口就罵人做什麼？你聽我說完再罵不遲。」

矮個子是四川人，說話還是那麼一副滑稽的表情。於是有兩位笑了，我也暗暗地欽佩他有資格做蕭伯納的同志。

「對了，等這位同志報告他作戰的經過吧。」我臨時冒充了主席，制止了他們的少聲。

「開始和日本鬼打的時候，我們的排長胡玉琬用手槍就打死了十多個敵人，後來不知怎的槍機忽然打不響了，他急得要命，連忙舉起鐵鎚來向敵人衝去，這一下，可真了不得，居然打死了他們的中尉排長。」

「好，痛快，痛快！」我情不自禁地叫了出來。他連忙接着說：

「且慢一點，痛快的還在後頭呢，我們有一個弟兄，他趕快從那位死排長的身上把白晃晃的刀抽了出來，亂砍一陣，又砍死了好幾個敵人，他們見我們來勢太猛，於是敗退逃去，不到一刻，突然大砲響起來了，嗚，他們打的真兇，如果是胆小的。嚇都要嚇壞了，一連打了百多炮沒有停過，但我們仍然冒着敵人的砲火衝鋒，這次不幸，我們的排長受傷了！」

「唉！」

我輕輕地嘆息，他却並不理會我，只顧滔滔地敘述着：

「我們的班長見形勢太緊張了，於是打電話回團部請示，又調了一連人來，有個傳令兵叫做潘什麼名字的，我一時忘記了，他一人架了輕機關槍向敵人掃射，他

們又死了三十多人，我們的弟兄看到敵人死亡的這麼多，胆子更加大了，於是於肆用手榴彈向敵人的壕溝裏丟去，他們簡直無法抵抗。這一下又完結了他們百多條狗命，所以我說他們的損失太大了，哈哈！

他笑着，我們也跟着笑，大家都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那兩三位重傷的同志，也停止了呻吟，來聽這個勇敢動人的故事了。

『還沒有說完呢！』他要那位坐在他左邊的同志替他點燃了香烟，因為他的左手被炸傷了，失掉了作用，一縷淺灰的煙從他的兩隻鼻孔裏冒出來以後，他又繼續着像說書一般的打開話盒子了。

『大家都知道，日本人是最愛迷信的，他們因為怕死，什麼人的身上都帶着二道符咒，以為菩薩會保佑他打勝仗不會死的，所以他們對於中國的廟宇也特別尊重，從來不敢燒毀。這回在東林寺他們打了一次大敗仗，日本鬼恨死了我們的菩薩沒有保佑他，一場火就把東林寺燒個精光。』

（這一段文字，已譯成日文，印在書的後面，因為不肖擊

『還有一次也很有趣味』，這回輪到我的同鄉王金生了，他是×團×營×連的上士，左腿受了傷，血還在流，但他好像一點都不感覺痛的樣子，很興奮地說着：

『前幾天我們攻金家宅的時候，敵人盡用大砲來打，我們一砲也不還，他以為我們都死光了，衝了進來；誰知我們都埋伏在戰壕裡，等他稍為向我們陣地前進的時候，我們發一齊爬出來用機關槍掃射，一下打死了他們八十多個人，從此再也不敢來打金家宅了；還有一次，他們衝到我們的外壕來了，我們拚命開槍，他嚇得屁滾尿流，連忙鑽到戰壕裏面去，我們趕快用手榴彈打去，三排人全體被我打死了，得了許多新式步槍。』

『媽的，日本人真不行，聽到我們的槍聲就嚇得發抖，×××團的工兵營，有次發大砲埋在土裏了，他們爬了出來，臉上都是烏黑的，只死了一個，其餘的拿起槍來就向前衝，日本人見了這些黑臉將軍，嚇都嚇死了，還敢說打？』

又是另一個弟兄的故事，引得大家都笑了，我笑得特別厲害，要不是在他們的

面前，也許會笑得在地上打滾。

「日本人都是不中用的，我們一開槍，他丟了槍就往後跑，我們的機關槍有次殺敵人的重砲打進土了，敵人非常高興，以爲毀掉我們的武器了，誰知我們的弟兄趕快把他挖了出來又打過去。」

故事越聽越多了，在黯淡的洋燭光下，我在小日記本上記載着我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車子來了，趕快走吧！」

担架兵進來抬那個受了重傷的同志，其餘的都掙扎着站了起來拿了自己的包袱向馬路走去，我送到門口，用親切的聲調歡送他們：

「同志們，趕快把傷口休養好了，好再上火線殺敵！」

「好的，過幾天再來找你們。」

他們走遠了，然而每個人說話聲音和態度，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

偉大的戰士

當我洗完臉跑進醫院的時候，唐警官又告訴我一個可驚的消息：「又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陣亡了！」

「什麼時候死的？屍體還在這裏嗎？」

我茫然地問，心頭上籠罩着一種說不出的悲涼。

「就在這裏，我帶你去看看。」

他領我走進那間住官長的小室，這兒我已來過十多次了；有兩次都看到了烈士的遺體，我會難過好幾天。想不到今天又有同樣的事發生。我傷心極了，拖着遲緩的步子，跨進了正廳。完驗該芬比我是勇敢，他把被單掀開來，一具血跡斑斑的屍體，映進我的眼簾。鼻子一酸，淚珠幾乎要流了下來。

「什麼時候死的？」唐警官問着。

「今早五時死的，昨晚十二時抬來醫院，還打過兩針，因為肝臟被火他打穿了。」

，不能救。」

唐醫官詳細地說着，我細細察看他的傷處，部位是臂下貫通，摸摸他的手似乎還有點溫意，但脈搏已經停止了。

「他是那一連的？什麼地方人？」

「×××團迫擊砲連的連長，他叫劉健，湖南湘潭人。」

一個士兵站着立正的姿勢回答我，接着又加上了一段：

「他最勇敢，最會打仗，凡是屬於他那一連的弟兄都沒有一個怕死的。北伐時帶過很多次花，本來是領探連連長，現在改爲迫擊砲連，他還是個少校連長呢。」

我對着劉連長的遺體靜默了三分鐘悲哀，然後讓過身來看另一位排長。

「呀！怎麼他的眼睛還沒有閉！」

誰在大聲叫着，我也吃了一驚。

原來死者的左眼睜開，像活着的時候一般，右眼也沒有緊閉，開着一條約一分

「剛廉轉曲着，臉色像生時一般，絲毫不帶死色。」

「她並沒有死呢，你們看！」我說着。詠芬連忙去摸他的臉部和手。

「死了，是冰冷的。」唉！完了，還有什麼希望呢，兩個勇敢的戰士，都爲了民族解放的鬥爭而光榮地犧牲了！

「有誰知道他是那一連的嗎？」我淒然地問。

「他叫向得標，×××團的代理連長，這回打死了至少有三四十個日本鬼子，三天三夜伏在戰壕裏沒有吃飯，拚命地打，拚命地衝鋒。他本來是排長，因爲六連的連長帶花，所以他來代理，唉！他真是個好人，又勇敢又和氣，弟兄們都愛他。」

一個士兵含着眼淚敘他的簡單歷史，聽衆都低下頭來嘆息。

「日本鬼子沒有完全消滅，所以他死了不閉眼睛。」

「還有他的一隻腳，真像在戰壕裏坐着休息時的姿勢一般。」

弟兄們你一句我一句地在互相談着，我忽然憶起了一句頂重要的話問他們。

「他們兩個死的時候有什麼遺囑嗎？」

偉大的戰士

五三

偉大的戰士

五四

「那位連長是痛得要死，疼都疼不出，還有什麼遺囑？」一位高個子穿着棉襖，左手帶花的士兵回答我。「只有排長在死前大聲喊着：

「醫官，快點把我醫好，我要到前線去呵！」

唉！臨死都不忘殺敵，偉大的戰士呵！

仍然把毯子蓋好，每個人懷着滿腔的哀悼，默默地走出了病室，竹籬外面傳來混雜的脚步聲，又有好幾個受傷的戰士過來了！……

十，廿八。

一個悲慘的印象

已經是十一點零五分了，汽車還沒有來，李主任拿着一根手杖，很失望地從外面拖着沉重的步子慢慢地走回來。

「唉！人家的汽車嗚嗚地叫個不停，我們的呢？」

大家都呆呆地望着他，沒有說話，也沒有笑容，實在的，大家都太疲倦了，慶齡和冰芬已經倒在草堆裏呼呼地睡覺了，坐在凳子上的也都低下頭來在那裏打瞌睡。

「我們走路去吧？」

芝英問李主任。

「不能，還是等車吧。」

沉默又佔據了小小的房間。

X X X

我們奉命在今天晚上須開到蘇州去駐防，下午四點鐘的時候就把行李捆好了，吃了晚飯就出發，到達兵站時還只有六點，現在已經整整地候了五個多鐘頭，生來性急的我，幾乎要暴跳起來了。

半彎明月像水晶似的斜掛在蔚藍的雲裏，我獨個兒跑去田野間散步，一種淒清寂寞的感覺襲上心頭，夜是太靜了，月是太美了，要是沒有敵機的轟炸，沒有大砲的響聲，該有多少詩意從我的腦海裏湧出來，然而此刻我委實太難受了。爲了候車，爲了記掛着那個不知是否已經斷氣了的傷兵。

一個悲慘的印象

一個悲慘的印象

五六

月亮又被烏雲避住了，一陣淒厲的冷風吹過。我幾乎站立不住顫抖地向後面倒退了一步！誰從屋子裏匆匆地跑出來，一陣犬吠聲隨在他的後面，我忽然又憶起方才那位瘦个子同志說的話來。

『沒有人理，真太慘了，一個老百姓只剩兩條腿，一個只剩半邊頭；最古怪的是那個炸開了肚皮的，腸子都通通流出來了，但人還是靠樹幹坐着。唉，唉！三四天了，還沒有人埋，真太慘了。』

我很想和佩蘭去看個究竟，而且去埋了他，然而爲了被炸的地方距這兒有相當的遠，何況又在候車，不能離開。

又是一陣冷風，吹得枯萎了的棉花樹瑟瑟地作響，不知是否我的視線出了軌，好像在那顆大樹下面，真的坐着那個被炸空了肚子的人，樹枝上掛着那兩條腿，還有半邊頭呢！

不知是受不住寒風的襲擊，還是心裏感到恐懼，我終於回到那間充滿了焦灼沉悶的空氣的屋裏來了。

「李主任，那個傷兵死了嗎？」

我帶着疲倦的聲調問他。

「死了，是剛才死的。」

「沒有人埋他？」

「不，已經埋了。」

我想質問他。既然是方才才死的，爲什麼說已經埋了呢？然而這話我並沒有說
出。

那是下午一點多鐘的時候，我在竹林裏和陳女士談話，兩個担架兵抬來一個由
喉間裏發出 Kololo 聲音的傷兵，另一位走在担架床後面的看護兵說：

「他被機關槍打破了腦袋，活不得多少時候了。」

聽到受傷者那種從喉間裏梗住了濃痰似的聲音，我也斷定他的生命快告結束了。

匆忙地把我們的談話做了一個結論，然後同去看方才抬來的那傷兵，穿過了幾間屋子，才在草堆裏發現他那具硬挺挺的身軀。

頭上雖然裹着綳布，但已經被血液染成暗紫色了，白裏透紅的腦漿流在他的右眼角上，呼吸聲更來得急促了；有時右手還能夠動一動，拚命地在胸部抓什麼，好像要一手把心肝挖出來似的那麼着急，所有圍着他看的醫官，看護兵和我們都難透得說不出來，我蹲下去摸摸他的脈，跳得特別厲害，唉！快完了，英勇的戰士，快要壯烈地犧牲了！

「沒有希望了！」

我搖着頭自言自語地說。

「當然，不能救了！」

李醫官響應着我的話。

「爲了早點解除他的痛苦，你用麻醉藥把他……」

我居然說出了這樣殘忍的話，對方聽了不住地點頭，但他仍然站在那裏並沒有

連命。

天，太令我傷心了，他這時的慘狀完全和我的母親臨終時一模一樣，喉間裏響着同一的聲音，身子直挺挺地躺着絲毫也不能動彈，脈搏忽而跳得很快，忽而微弱得摸不着，唉！這是他生命最後的一剎那了！他是被殘暴的日本強盜，用機關槍打破腦袋的，他的父母妻子兒女也許正在期待着他寄錢回去養家，或者希望他打勝了日本好回去大家團圓，誰想到他是這樣苦痛地死了呢？

他的腰間繫着兩塊萬年紅布，上面寫着他與十二個結拜弟兄以及他們父母的名字，他是××師××團×營×連的班長，名字叫詩書易，據和他同連的弟兄們說：他這次是第二次受傷，前次傷了左腿，剛好了不久又加入火線。他是個極勇敢，爲人坦白直爽的戰士，現在是完了，他是盡了他用血來保護祖國的責任，然而這些正在做戰的勇士們底肩上又加重了一層負擔了。

爲着追念那個帶着苦痛，懷着怨恨死去的戰士，我消磨了一個多鐘頭的時間，這時是十二點四十分了，汽車仍然沒有來，跑去門口一望，淡淡的星光，稀疏地伴

一個悲慘的印象

五九

再上前線

六〇

着朦朧的月色，你偉大的戰士呵，昨夜這時，還在和敵人衝鋒血戰，今晚你却靜靜地長眠於九泉！敵人的大砲正在瘋狂地向這邊打來，但願牠不要轟毀了你的墓穴。讓你安靜地得着永遠的休息吧……

一九三七，十一月，十一夜一時許××兵站候車時

再上前線

別矣，宜昌！

生怕就誤了開車的時間，一夜來都提心吊膽地沒有睡好，早晨四點半，天邊還被黑雲籠罩着的時候，我便悄悄地爬起來點燃洋燈清理行李，爲了病還沒有好，洗鼻器和許多藥瓶是非帶不可的，我害怕行李過重，走到半路找不着人挑，我將怎麼辦呢，下決心把幾瓶不急於需要的葯留下託伊箴帶來，但他後來又替我塞進袋子裏去了。到前線去，是我十二萬分高興的事，但帶許多葯瓶去：未免太煞風景，使我感到無限的煩惱。

時間過的太快，不知不覺地到了六點，我要去睡，胡去睡，定九點鐘。

，伊箴他們連臉都來不及洗，就一同坐車到江防司令部的門口替我送行。

石參謀長起的真早，他已經在批閱公文了。

「車子已經開來了，因為不見你，他們又開去裝東西了，一會還要來的。」
他說着，仍舊低下頭去看公文。

「今早前方的消息怎樣？」

我打斷了他的注意力問。

「這些都是方才從前方發來的電報，我正想看完，是不是有可以供給你做參考的。」

爲了這幾天前方的戰事突告緊張，大家都很關心地聽他給我們的好消息。

「很好，今早我們已向襄河進襲的敵人打退了，我們增加了兩師作戰經驗非常豐富的部隊，敵人一時萬難渡河。過兩天，我也要去前方看看，我們在火綫上見吧！」

參謀長很興奮地站起來送我到警備司令部的門口去上車，由他那充滿了笑容的表情看來，前方的戰事一定很樂觀的，大家的臉上也都浮上了愉快的微笑。

剛坐上車，東西還沒有放好，車子鳴的一聲就開行了。

「在前線見！」

送行的五位朋友向我搖手，我來不及回答，車子便開到了望見東山公園的山坡

再會吧，宜昌！願你永遠平安，願你從瓦礫堆裏重新建築起嶄新的世界來，敵人祇能毀滅我們的房屋財產，却絲毫不能動搖我們這顆為民族國家復仇的心，奮鬥吧，宜昌！長江的怒濤，正在鼓勵着我們土前線殺敵呢。

矛盾的心情

汽車像飛機一般的速度，青翠的山林，綠油油的草，金黃的麥隴，鮮麗的野花，像閃電一般從眼前飛過，我從口袋摸出日記來尋找我們有傷兵招待所的地方。楊

車沿途視察呢？我請田科長允許我每到一個招待所就停五分鐘，讓我看一看他們，詢問幾句關於他們的工作情形，可是對方告訴我，車上裝的是子彈，要即刻送到十里舖去，路上不能停，這時我才明白司機開得特別快的原因。

也好，讓車子把我一下就送到十里舖吧，盼望了半年來的上前線，好容易到今天才達到目的，我應該特別感到高興，特別向替我找到車子的石參謀長致謝才對呢。

張寄萍同志，前天還特地從黃氏享堂去宜昌看我，爲了孝先告訴她說我明天就出發各傷兵招待所視察，所以她不等我回來就走了，今天不去看她，不知她要如何地失望？

車子開到梅家店，我看見梁茂銓同志在監工搭棚子，再過去，會到了邱賢貞和李中隊長在馬路上走，這次我達到目的了，和他們說了一分鐘的話，知道梅家店和瓮子河，都要蓋茅棚才能招待受傷的同志。

「老百姓對我們好極了，他們樣樣幫我們的忙，將來發動他們來參加我們的救國工作，是不成問題的。」

邱賢貞興奮地說着，車子忽然開了。

「謝先生，回來一定到我們這裏來呀，我天天在盼望着。」
車子走了很遠，親切的聲音還繚繞在我的耳邊。

一路來看到許多婦女在田裏插秧，她們都把襖脚捲得高高地露出一雙雪白的腿來，在平時，大概這工作是由男子們負責的，爲了現在他們都上前線參加神聖的殺敵工作去了，所以耕種的事統統由女人來做，有許多是三寸金蓮的小腳婆婆，她們連鞋襪都沒有脫，三五成羣笑嘻嘻地在田裏忙碌着，間時有一兩個少婦，望到我在向她們招手，她帶羞帶氣地問旁邊的同伴。

「你看那個穿軍服的是什麼兒還是個姑娘？」

「你去問他吧，張大嫂！哈……」

到了當陽

也不知是睡眠不足，還是春天的美景陶醉了我，居然在顛簸不平的車上，我迷糊地睡着了。

「謝先生，當陽到了，你不是說要下車的嗎？」

田科長說着，我睜開眼睛一看，長坂公園四個大字馬上印進我的腦海，那面惹人注目的旗幟在臨風招展，我像做夢似的連忙跳下來往裏面跑去。

「你還有行李呀，謝先生！」

原來我只想在這裏停幾分鐘就去十里舖，但車子不願等，而我又因急於需要知道豐子李惠君同志究竟適不適宜在前方工作，所以就索性把行李搬了下來，停一天再繼續前進，萬一搭不到車，我下決心一站一站地扶着拐杖走去。

「謝先生，每天汽車來，我都跑出來接你，唉！好容易今天才接到了！」

惠君從山坡那座亭子裏跑下來，緊緊地握着我的手，喜得眼淚都流出來了，其

實我在門口站了很久，叫了她十幾聲都沒有聽到，正在着急的時候，一個老板娘來替我拿行李，這時惠君突然發現我了。

『你在這裏很好吧？』

我放開嗓子大聲說着，她沒有理會，只是提着行李飛也似的跑到裏邊去大聲嚷道：

『甘同志，袁大姐，謝先生來了！』

和媛真像孩子見了久別的母親似的那麼緊緊地抱住我，芝英正在門外散步，猛抬頭看見了我也狂叫起來，我們離開只有八天。一見面便這樣高興，如果離開更久一點，一定會有一幕更情感的表演。

『謝先生，這裏是有名的長坂坡呀，你留在這裏再不要走了！』
和媛像孩子似的說着。

『我早知道了，要不是有歷史上的名蹟在引誘我，今天我不會停車的。』
話說得雖然有點太使她們難受，但的確是我坦白的自供。

首先參觀了她們的臥室，那是在大廳裏，用雪白精製的傢俬，一個櫃用繩子製成一間屋子的形式，裏面放着三副床板，兩張桌子，這就是和媛、芝英，惠君她們辦公的地方，桌上用潔白的土紙鋪上，一隻小瓶裏插着幾朵鮮豔的花，靠窗戶的牆壁上，掛着各種表冊和公文簿，一切文具都安置得有條不紊。在外面，一張方枱是梁大隊長的辦公桌，另外用兩張方枱併成的長枱是她們的餐枱，也是藥箱兼放置圖書的工具。

這完全是禮堂的佈置：有總理遺像和黨國旗，總理遺囑等，還加上許多精神總動員以及爲受傷將士服務的標語，更顯得莊嚴活潑，她們剛來這裏五天，就能夠佈置得這樣整齊清潔，我真暗暗地欽佩他們。

洗完臉，東西也沒有吃，就同她們去瞻仰遺蹟。

已是下午五點光景了，鮮豔的陽光，正反照在古碑「長坂雄風」的上面，更顯得燦爛光輝，遠近的風景，也因地勢的雄偉，而更增加無限的矚目，嫩綠的樹林，象徵着人生的青春，象徵着抗戰勝利後的和平與幸福。

說不出內心的感慨與興奮，寫不出壯麗的水色與山光；你偉大的長坂坡，埋葬忠魂的戰場呵，願你大顯雄風鼓舞着萬萬千的民族戰士，繼續前代英雄的精神，一鼓掃蕩倭寇，爭取最後的勝利歸來。

長坂坡前

提起長坂坡，凡是看過三國演義，或者聽過趙子龍大敗曹操故事的人，都會想到這是一個歷史上的大名鼎鼎的古戰場，何況在那裏還有關夫子的墓，每個人到了這兒，都要肅然起敬，向古代民族英雄表示無限的敬意與景仰。

自從武漢寨守以後，營陽便成了鄂西的要地，而長坂坡也就隨着熱鬧起來了。

由鄂北鄂中運來的受傷將士和由後方開赴襄河前線的弟兄們，到了長坂坡，無論誰都要在此休息一下，爲着適應將士們的需要，這裏有基協會的傷兵招待所大隊部，軍委會的戰地服務隊，兵站醫院，紅十字會救護隊，傷兵收容所，防護隊，兵站支隊等許多爲將士們服務的機關。這裏的民衆一看到我們英勇的弟兄一批批地開

打仗。每個村莊裏駐紮着隊伍，壯丁們有的已開上了前線，有的還在訓練，老婆婆們整天爲傷兵洗衣服，被窩裏；冬天他們老給雨淋溼了身子的弟兄們燒火取暖，替他們提氈子，替他們大半加入了丁屍。宣慰隊，運傷兵的車子一到，他們便帶着傷兵招待所服務員一同開水，添箱飯。送手巾給他們擦臉。有時高唱着慰勞歌，使得弟兄們都喜笑臉開花說：

「小兄弟們真好，爲了你們，咱更要去殺鬼子！」

是六月天的一個中午，有三個受傷的兵士來傷兵招待所換醫。有一位的傷口長了小小的蛆蟲，一個八歲的孩子看了突然掉下淚來，受傷的弟兄連忙問他：

「孩子你爲什麼哭？」

那孩子用袖子把臉擦擦乾，很悲慘地說：

「日本鬼子太可惡了，把你打得這個樣子，要是你媽看見了不傷心嗎？」
這話說得連傷兵也哭起來了，但孩子知道怎樣安慰他。

「我長大了，一定跟你們去當兵，不打下鬼子，我們都活不了的。」

大家聽了孩子的話都感動了！他們再不流淚。換好了葯，就躺在稻草上給孩子們講着殺鬼子的故事，孩子們都圍坐着聽，有時連飯都忘記了吃，回到家裏又把這些故事告訴他的母親和祖母。有一位陳老太婆，她受了這些故事的感動，居然把自己收藏了兩個多月的六枚雞蛋，全數拿出來煮熟打發孩子送給傷兵吃；賣油條的張小寶，他每天都聚錢給母親要允許送給幾根給傷兵吃。

賣香煙瓜子的王大媽，遇着弟兄們買了東西少給她錢答應下次補還時，她總是說：

「不要緊，不要緊，你們在前方打仗辛苦了，我應該慰勞你們的！」

在長坂坡，還有一件事，也很與奇的事，無論是士兵或民衆都相信關夫和趙子龍會大顯威靈的。

在關陵莊養着的十一兵站醫院，曾經發生了一件這樣的新聞，這是該院的陳院長親自告訴我的。有一個看護兵把一條傷兵身上鏽下的爛肉在關夫子墓廬的後面，

一位醫官找了很久都找不着，當天晚上這位看護兵突然做了一個夢，夢見一個高大的人站在他身邊惡狠狠地問他：「你爲什麼把傷兵的心臟埋在我廠的地上？應該好好保存牠的。」醒來，他出了一身冷汗，連忙爬起來跑到後面找腿子。只見一大堆人圍着在那兒看什麼。原來清早那位看護長去後面樹林裏尋覓，走到墓塚地腳邊，突然一塊石頭崩下來打傷了她的腿，她正在痛得流淚，於是看護兵自己趕快認錯，忙把腿子挖出來，另埋到別的地方去。

這件事大家都傳說着，證明關夫子常常在顯威靈，如果日本鬼來到，一定可以發動陰兵來助戰。但這個究竟是神話，我們不能只管迷信，應該大家學習關公爲國家民族奮鬥犧牲的精神！事實上，自從抗戰以來，在每個戰場都產生了很多關公，岳飛，趙子龍一樣忠勇報國的民族英雄。

長坂坡，近來是更熱鬧了，傷愈的將士們都自動請求上前線殺敵，於是民衆們又忙着開會歡送，這兒是軍民合作的大家庭，是戰士們的休息室。公園裏的草木雖然有些變枯黃了，但冬天的太陽還是那麼暖融融地射着戰士們的臉發紅，照着他們的精神興奮！

在十迴橋

我自從五月十五由宜昌出發以來，到今天，恰好整整地一個月了，我才得到一天的休息。我要感謝天，她下着傾盆的大雨留住了我，否則我這時也許早已到了十里鋪，又在忙着開會，改記的工作了。

我是昨天早晨由后港到十迴橋的，相傳關公於某年某月初一坐在石橋上休息，曹操的馬跑了，趕快迴避逃走，因此得名。沿着傷兵招待所向西行，有關帝廟和張帝廟，房子外面異常莊嚴，可惜，兩空塔，連關張兩公的像也沒有，據說被軍毀滅的，實在太殺風景。

對着關帝廟是一座美麗的小亭，楊柳的倒影映在波濤風吹縹緲了的湖水中，別有一番幽趣。據說這是去西宮兒莊大勝時，爲當地民衆發實建造的，原來這裏還建築了一座花園，現在只剩下勝宮小築一的園門了，行至此，不禁發生無限感慨。

拾迴橋，雖然是一個小鎮，却是地比后港還熱鬧，驕耀有小河可通沙市漢口，

有公館通到沙河口。前日爲的前線戰事緊張，已將由沙洋至十里鋪之公路破壞，而且破壞得非當敵寇一老百姓已插了秧。

「聽說又炸了……」，我們的田神不行了。……一個老百姓對我說。

「你請不必，麻煩嗎？一會要破壞，一會又要修。」

我故意試探他的心理。

「那有什麼關係？只要國家打勝仗，還怕什麼麻煩。」

多麼值得嘉許力的回答啊。

中國的窮苦老百姓，在偉大的抗戰當中，已在表現得太好、太偉大了！前幾天有幾百個老百姓，在……拾他餉的是老百姓。傷兵進招待所吃稀飯了，老百姓不但沒有惡感，而且……兵從口袋裏摸出錢來交給老百姓去買飯吃。老百姓說……你留着用吧。他們那神互相關切，互相體貼的親愛……，令旁觀者深深地感動。於是招待所的同志連忙把老百姓也請去吃稀飯，吃得大家歡天喜地。

在前方到處發現着軍民合作的精神，真的散到了軍隊愛護老百姓，老百姓幫助軍隊的地步。抗戰軍民，真是心連心，手連手！

給傷兵們送藥水之類，還有花籃家一個個，都是老百姓捐助的。他們都深深知道傷兵是爲了國家，而站立，是爲了保證他的頭顱血脈，誰也愛護傷兵，願意爲他們出錢出力。最可愛的是，婦女們已在別村新同志領導之下組成了兒童慰隊，一遇到有負傷的士兵從前線下來時，他們就打着小旗子去歡迎，替傷兵倒茶，添稀飯，洗臉，如士兵休息時替他們縫衣，他們竟唱歌慰勞，和傷兵談話。這羣小天使，最大的十六歲，最小的六歲，唱得，唱得，日好及夜歌，清脆嘹亮的聲音，天真活潑的態度，怎不叫傷兵笑了嗎？

是昨天下午，我剛從別處回來，在一個和藹好的兒子兩個故事，我發現一個小游擊隊員，他帶着一支槍，腰上纏着藍布帶，手上纏着藍布帶，真正稍息的姿勢實在太有精神了，我恨不得帶下槍去緊緊地捉住他的小手。聽講時，他比任何人都留

心，別人回答不出的問題，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X

X

X

活像個神仙，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你問他，他會回答，別人意想不到的事，他會想得到。」

在十週橋

七五

做木匠。——

「你這人到底想幹什麼？」

「幹活呀，木匠！」

「如果說木匠，你怎麼叫了，你怎麼辦？」

「我當木匠，一幹，替中國軍隊偵探，殺漢奸。」

他的回答是那麼簡單，卻顯的來得特別痛快，有力。

最後問問他的皮帶，雙腿的來源。

「皮帶是……是買來的，他希望我做個小游擊隊；提起雙腿，快不要說了，

那才可憐呢！是他們把我的麻袋洗了兩套衣服，他沒有錢給，臨走時就丟下了這雙腿。」

「誰買來的？……這腿是誰送的，在什麼不把雙腿送給那個兵呢？」我
發問他這話。

「誰不買這腿？他買了一對腿了，這也送不上呀！」小小的臉上，着急得泛上了

海軍在第五戰區

一 別開生面的分會

中華文藝界救國會襄陽分會，原來是設在樊城的，後來因為軍事的變化，隨着遷來老河口。第五戰區政治部為適應前線的官兵需要精神食糧，在七月七日成立了一個比較大規模的前線分會，凡是參加文抗分會的同志幾乎有四分之三也參加了前線社，該社每月規定出三次經常的文藝座談會，日期是七號，十七，二十七，討論各種文藝上的創作理論與出版書報問題，同時於會後抽出半小時或一小時的光陰來舉行演講，以激勵士氣來鞏固工作的精神。

在我的日記裏寫得特別清楚，那是七月廿七的下午七點，我們舉行第三次座談會，先定去高家灣，在老河口公園內，我發現兩邊的躺椅上，坐滿了很多人。還有些弄筆的武裝同志，他們也來參加。大家見面都點一點頭，會心地一笑，不用說，今天其所以到會特別早，人數特別多的原因，無非爲了那六位「日本同志」的號

者。

的確，在老河口，大家都不浮游，敢說，日本同志一丁，因為他們早已加入我們反城的集團，他們在黨內搶奪了許多國家資產，老河口的老百姓都對他們肅然起敬，再不仇視他或罵他，甚至打他。

「今晚他請我，這機會我怎麼能從他身邊去找小錢財而不出席呢？」

七點十分了，還不見他來了，我就恨恨地胡思亂想。

「不！一定會來的，他一定和徐校長說好了，還有三位黨內同志也來參加。」

話剛說完，六個穿身薄衫，絲褲子像日本同志走在謝絲同志的前面來了，一陣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們坐了一上座，然後從前着遞香煙，瓜子，遞茶。茶房也笑嘻嘻地送着果盤的進出來，送到他前邊就不理，請他坐下地說：「一謝，一謝。」

我們坐在謝絲同志的右面，有五個人，自由地談話，談到八九點，謝絲同志做主席。今晚克家，世勤，並使他們做賓客，在謝絲同志的左面，謝絲同志做主席，而且限制用日本話致

克家在第五戰時

歡迎辭。我請三五位日本同志，具好居家的禮貌，請我歡迎辭。有三位同志發言，六位日本同志應酬。我對他們說：「我對你們很佩服，你們地險惡，紅了，及還我告訴他們：『我雖然兩次去過日本，但因為參加抗日運動的關係，一次被貴國的軍閥關進牢房，一次被他們抓去坐監獄。』所以實際上學習你們的機會是很少的。』」這才使他們抱歉似的點頭答應了。

白克首先發言，今晚的會不要限於討論嚴重問題，尤其不要限制文藝方面的，趁着有日本同志參加的機會，最好和他們隨便談些聯絡感情以及日本風俗習慣方面的話。我主張最緊要的是想法多知道一些他們在軍隊中的實際生活情形，譬如營妓，以及日本婦女在前線的工作狀況等等。

那晚出席談話會的幾位同志是樺倉、松壽、井、大竹、窪田、伊藤。

一個激烈的，有聲色的會開始了，當我宣佈第一個節目請日本同志唱歌的時候，掌聲像雷似的響起，而他們五個人的視線都落在伊藤身上，伊藤那晚有病，老是供着頭不做聲，窪田却自己眼楮起來唱了流之曲第一節。甚至一炮斃了無

窮的寶藏」，突然忘了，他很自然地笑着說：「我忘了，重來一次吧。」唱完，又是一陣熱烈的掌聲，送他坐下。

A·日本婦女慰勞隊的工作

「前次我們在鎮祥擊落貴國的飛機一架，這面有一位女司機，聽說還有在軍隊幫助作戰的，究竟日本的婦女來中國參戰的有那些部門？她們的慰勞工作是怎樣？同志們可以告訴我們一些嗎？」

雪根開始提出問題了。

「是的，日本軍閥因為要傾全國之力來侵略中國，他不但動員了全國的男子，而且也動員了全國的女子。婦女學習航空，在「七七」事變以後是很平常的事，不過駕駛飛機作戰，恐怕還沒有那樣的本領。至於擔任偵察，攝影，無線電收發的工作，是可能的。正式參加部隊作戰的婦女，只有在貴國的游擊隊，學生軍裏面，可以找到。日本婦女是沒有那麼大的勇氣的。」

「前次在慰勞隊自從中日戰爭開始，她們就組織若干隊開到中國來慰勞。她們是

由婦人會、少女會、愛國會各種團體聯合組織的，大部份由知識婦女負責。參加的有城市婦女、農村婦女。至於她們的經費，大部份由於募捐得來，小部份由政府津貼。來到前線，主要的任務是慰勞，有時也替軍閥宣傳，希望我們爲皇軍效死。但有些少女的頭腦是清醒的，如果遇到她有兄弟或者親戚在前線，沒有開口就先流淚了。

窪田一口氣說到這裏，大家聽了非常高興。窪田說：「窪田樣，你贊不贊成女人上前線呢？」我問他。

「你們不要笑我，我的思想是很守舊的，我覺得戰爭結束後，女人還是在家裏做女人的好。」

他的回答，使得男同志們哈哈大笑起來。有幾個女同志睜着圓溜溜的大眼睛也看着他笑，但窪田聽不起這種逼視，終於羞答答地低下頭來笑了。

B·營長是否需要？

「聽說日本組織了許多營長團到前線，是不是有這回事？她們是怎樣組織成的

？你們覺得有幾個人來講衛生問題。

當我提出這問題的時候，日本同志的目光都向我投來，大概在他們看來，這樣的問題也許應該由男子提出來的，但我覺得這是正大光明的問題，有什麼害怕呢？一向沉默的松井，這時突然侃侃而談了。他的聲音是這麼響亮，引得全會場的人都特別注意起來。

「是的，在日本軍隊裏，是有營妓隨行的。他們的組織首先由資本家發動，他們爲的要做生意，爲的要討好皇軍，所以不怕麻煩的一大批一大批的把她們送到中國來。一到前線，這些營妓就由部隊管理了。士兵需要營妓的，他得出夜度資。就一般的情形而說，是有營妓要比沒有好，至少他們可以得到一點溫情的安慰，增加他們作戰的情緒，所以在軍隊裏，弟兄們是歡迎營妓的。」

「我覺得不然！有了營妓，只會使士氣消沉，例如在漢口的日軍整天喝酒，整天玩女人，一點鬥志也沒有，而且妓女當中大多患有梅毒，更會影響到你們的健康。」

「謝傑所說的整天沉醉在酒與女人中間沒有一點鬥志的現象的確很普遍，但他們的根本原因並不是在酒與女人，而是認清楚了幫助日本軍閥來侵略中國，是毫無意義而且不應該的事，在萬分苦悶中只有拿酒與女人來消遣，使自己墮落——也可以說是慢性的自殺。不過另一部分還是需要營妓來提起他們的精神。」

「需要營妓來提起他們的精神，這恐怕是軍閥的部隊裏才有這種怪現象，如果像我們在前綫作戰的弟兄們，他們從來沒想到這回事，每個都是那麼英勇地和敵人拚命。他們自有抗戰勝利，民族解放的光明前途在安慰他，鼓勵他，他們沒有女人的調劑，却反而更奮鬥，更勇敢，更有犧牲的精神！」

我的話引起了全場的掌聲，松井連忙臉紅紅地帶着羨慕中國士兵的口吻說：

「對了，這的確是中國士兵特有的偉大精神，希望他們永遠保持這種光榮。」
又是一陣哈哈和掌聲，勝利地結束了這一問題的爭執。

C、千人針和護身符

「在日軍裏面，幾乎每人都帶有千人針和護身符，這些是你們自己要求的呢？」

還是家裏硬要送給你們的？」

「有些胆怯而迷信的士兵，是自己要求帶這些東西，以資保護，但大半還是婦女們硬要送給他們的。」

這回却是經回來回答陳同志的問題了。

「你們在軍隊裏也有娛樂的設備嗎？」

「有的。例如下圍棋，吹口琴，打網球。不過誰有心思玩這些呢？大家只希望戰爭快點結束好回家。」

怕大謔說得太多了，於是大家提議應該換換空氣，李隊長連忙介紹大竹唱戲，他是個歌喉特別好，又很會演滑稽劇的人，曾擔任東京某劇場的遊戲主任。他唱了一個日本民歌，聲音悲壯纏綿，如怨如泣，唱到入神的時候，他把眼睛閉起來，叫人感到又難過，又好笑。輪到滑稽的段落，他把嘴張開，舌頭一吐，腳一跳，手一指，把笑家的眼淚都笑出來了。

接着又談了些日本穿木屐，背背葎，以及中國的襪小脚起源於何時的問題。最

後由六位日本同志合唱七七紀念歌，三位朝鮮同志合唱船夫歌。田濤夫人獨唱「我的家鄉」，最後由全體唱了一個「義勇軍進行曲」。夜會便在「復興中華民族」。「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雄壯口號聲中結束了。

二 「國際家庭」

走到下中山街的盡頭，在一座寬大華麗的舖面門口，貼着一張寫着朝鮮義勇隊的大字條，走進去，綢緞舖裏的那幾位老板會含笑地問你：

「是找義勇隊嗎？他們住在裏面。」

如果你是初次去的，一定覺得奇怪，要彎彎曲曲地拐好幾個灣才能找到那個充滿了愉快而緊張空氣的「國際家庭」。

記得是第一次去拜訪李隊長，他正在起草一篇宣言。見我去了連忙放下筆來歡迎，用日文向着那幾位日本同志說着。

「伊藤樣，謝樣來了。快出來吧！」

伊藤像害羞的少女似的抬起頭來望着我笑了一笑又走進去了，接着從裏面發

出來一陣放肆的大笑聲。

「怎樣了？伊籐樣，你們不要害怕啊！」

李隊長又和藹地說着，我站起來要求他陪我進俘虜的寢室參觀，原來他們畫了一張諷刺日本軍閥在調戲女人的漫畫貼在牆壁上，引起那個中國同志，一個十六歲的勤務兵）的好奇心做出像軍閥難堪的鬼臉來給他們看，因此引得大家都笑了。

A 愉快的生活

「他們太幸福了，住在這麼漂亮的房子裏，簡直在做神仙。」

我 using 羨慕的口吻說：

「是的，我們這裏的物質生活，比你們的要好得多了。日本同志起居飲食，讀書工作，都有一定的時間，他們有絕對的自由，常常幾個人跑到公園去聽戲，喝茶，或者去街上，江邊散步，從來用不着人監視，他們會自己去自辱的。」

「在屋子裏，他們很會利用課餘的時間尋找快樂，唱的唱歌，跳的跳舞，很少看到他們有什麼不快樂的表情。」

「你們懺悔每天上些什麼功課？」

我打斷了李隊長的話問。

「他們主要的功課是三民主義，中語，中文，中日戰史諸問題。唱歌，國際情勢，此外還有時事報告，生活檢討會這些科目。」

「我們起初以為他們初學中語，也許不大感到興趣。後來和歌頌和會黨引起他們對於中文發生時好感，每個人都很努力地學習。三民主義是用日文給他們講解的，往往那些程度比較差點的很熱心地高聲疾呼的請教，他們像一個中國的國民似的，那麼愛護中國，康在領袖，學習總理的革命理論。」

在這些課程中，他們最感興趣的是詩歌歌壇。

他們最注意詩歌問題，最感興趣的是唱歌和參加生活檢討會。有一次，他們當中有一個忽然想念起故鄉來，這句話也不說，我並不責備他，讓他倆莊自我批判的時候去制裁，於是伊藤開始批評了：「閉着嘴，不講話，這是不對的，中國政府對我們這麼優待，難道我們還有什麼不滿足嗎？思家的情緒，雖然每個人都有

的，但要想你現在是處在一個什麼地位，而你有這類的關係，
國作戰，便弄兩子敵，野蠻荒蕪，要想回家，首先就要參加中國的神聖作戰，不清
滅日本軍閥，我誰能回去，我們的妻子兒女永遠不得翻身，沉默是表示你有
什麼隱痛，或傷心，或者不高興，我們大家應該坦白，忠誠，心理想到什麼就說什麼，
有什麼困難，提出來大家商量辦法解決，不要悶在心裏受苦。——蘇聯那位御本
同志，居然很虛心地承認了自己的錯誤，從此每次開會再也不沉默了。

「還有一張，就是他們初來不久，一個外國記者來訪問他們，同時替他們拍照，
但誰都不理會，這使我們很難為情，以後我們了解他們的個性，用最誠懇的態度感
化他們，引導他們，果然不兩半年，他們的思想和生活整個地改變了，一切都重新
軌道。」

「接着，不覺就到了「斯大林降臨」飯菜擺齊了之後，由中國同志大聲喊出吃飯聲
。」於是朝鮮同志，日本同志都起出來爭着添飯。他們吃的菜很好，有魚，有肉，
還有雞蛋。

「平時我們的菜是兩暈兩素一個湯，今天因為你來，多添了一碗蛋。」

李隊長說着，大竹早已替我們添好飯了。

「我們這裏是一個『國際家庭』，每個朋友到這裏來都羨慕我們體和睦，我攆來住，我的小寶寶也會給你許多安慰的。」

特地從重慶趕來參加前線工作的趙同志這樣說。我真想立刻攆來，本來爲着胃病已吃了一年的稀飯的，但今因爲太高興，却吃了半碗乾飯。

B 緊張的工作

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八月二十七日下午朝鮮亡國紀念日的前兩天，我因爲盲腸炎要返重慶開刀，特地去向他們告別，一溜煙進去，只見十多個人寫的寫標語，畫的畫漫畫，印的印宣言，編的編壁報……整個的大廳裏，充滿了緊張的空氣，每個人的額上都忙着進出了汗珠。大竹正在寫標語，中國字寫的非輪有勁，伊藤的手上，臉上都沾上了紅紅綠綠的顏色，一看就知道他是擔任漫畫的。松井是個工人出身，不會寫，也不會畫，但他很耐心地用噴壺在吹噴着各隊美艦的塗鴉。在「中」

「自民衆團結起來，消滅日本帝國主義」，這是德語之下，畫着三個緊握着手的人，士尚日本軍閥進攻的漫畫，我有心找他們開心，於是指着畫上的人說：「這個是伊藤，這個是李隊長，這個是——」這個是謝同志。」他們不等我說出來忙搶着說，於是一陣熱鬧的笑聲突然沸騰起來了。

把一張張完成了的壁報，用圖釘釘在壁上，紅紅綠綠，燦爛鮮明，實在美極了

「今年紀念朝鮮亡國，特別有意義。」李哲同志很興奮地說，「不但有無數的中國朋友幫着工作，連日本朋友也這樣熱心和我們合作，這證明只有用我們三個國家被壓迫者的力量團結起來，才能很快地消滅萬惡的日本軍閥，取得最後勝利。希望在明年的今天，中國抗戰勝利了，朝鮮民族也得着了解放，那時我們的一國際家庭」更要擴大，更要有意義了！」

三 俘虜在前綫

問起日本同志在前綫的工作情形，李隊長很詳細地告訴我：

俘虜在第五戰區

日本同志參加前線工作，從今年二月開始，那時裴炎各界組織了一個勞軍團，出發隨裴前線慰勞將士，我裴炎就率領伊藤同志參加。他是一個學過初中教育的青年，自己開設了舖子，自從被日本軍閥壓迫來到中國作戰。日視日軍屠殺中國民衆之暴行，深深地痛恨軍閥之橫暴，而同情中國的抗戰。因此他願投降過來，與中國弟兄共同參加偉大的民族解放鬥爭，他不但澈底了解這次中日戰爭的本質，而且對於中國抗戰必勝的信念，也有絕對的把握。他在前線，除了用剛學會不久的簡單中國話向在壕溝裏勞苦功高的將士們慰勞外，還常常跟隨裴勞團學習語言及一切的生活習慣。這給與中國將士優待俘虜的影響很大，同時也增高了對敵宣傳的價值不少。

因為伊藤同志是個非常勇敢的青年，所以他情願和我們跑到最前線去用日語喊口號，歡迎日本弟兄投降，鼓動他們掉轉槍來消滅驅使自己來當炮灰的日本軍閥，他常常在夜深，隨着我們潛入敵人的陣地去散發傳單，標語，小冊子，有一次非常困難，那是在×縣前線時×××，因為距離敵人的陣地太近，我們作了一次很長

從這講，我們知道，敵人的侵略戰爭的必定失敗，是確實的。民衆的覺悟，是中國優待俘虜，國家力量充實，軍備長期統戰的種種情形，不必引證了。敵兵之深切注意，而且得過一部分敵軍官的同情，就是我們又繼續演講了幾天。他們無法對付我們，除了亂罵，使我們的聲音不能清楚地傳到外，惟一的辦法就是使用所有兵器，向敵方來威脅我們。當時我軍也覺沉着應戰，激戰了三小時，敵人的損失極大。

有一次，消耗戰的勝利，也是值得我們驕傲的。用一塊白布，寫上一優待俘虜，歡迎日本弟兄投降的標語掛在牆上，一個指揮作戰的敵官遠遠地用望遠鏡看到了，就命令士兵把那塊白布，一連開了一千多砲，才把衝鋒打爛。我們把標語打爛，可是士兵們看見標語了，而且把上面的字告公衆的弟兄，隨後我就作戰時，每次總有日本弟兄投降過來，這就是受了那塊標語宣傳的結果。

空隊長一白氣說與這等，我像聽故事般的聽入了心。敵記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個半鐘頭，忽然寧靜地繼續講下去。

「那麼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本區隊過去八個月來在第五戰區的對敵工作概況吧：爲着要完成在第二期抗戰中對敵宣傳的使命，首先本隊就在各部隊及各機關團體裏，展開日語、口號、標語，會話等工作：統計教授單位八十五班，受教人員一萬四千零四十二人，教授時間總數爲一千六百六十八小時，用的教材共計十二萬六千二百四十四份。至於教材的內容爲口號，標語，步哨線上用語，簡單會話以及反戰歌。」

「那麼他們的效率呢，有過很精密的調查沒有？」

「有的，畢業後，能喊口號的佔百分之六十五，能喊能寫的佔百分之四十。本隊除了大批訓練工作人員之外，還利用敵我對峙之機會，按照當時當地的情形。印刷若干宣傳品，散發在火線上敵人的後方，以助長敵士兵厭戰反戰之情緒，總計我們所散發過的日文傳單有八十二萬零四十份，日文標語有五十萬零四百九十份，日文小冊子有五百份。此外還在敵人的前後方各地，用石灰、墨汁，紅土等寫的壁上海標語共有二千四百多處。其他如取錄敵方廣播，翻譯及整理敵軍文件，詢問俘虜

，參加打游擊、慰勞將士，以及部隊的政治教育、宣傳宣傳等工作，積極是到
要

聽了這個具體而精確的報告，使我的精神感到莫大的興奮，朝鮮義勇隊在這次神聖的抗戰當中，他們替我國盡了很大的責任，光就救養俘虜這一件工作來說，擺在我們面前的成績，是那麼優良而實際，一個個日本軍閥的侵略工具，都變成了中華民族英勇的戰士；這固然由於最高領袖之寬大為懷，能使敵人感化；前方將士樂於用命，優待俘虜；同時朝鮮義勇隊的努力工作，日本俘虜的深明大義，也是使對敵工作特別進行順利；發生最大效力的幾個大原因。希望不久的將來，在每個戰區都能看到這樣的成績；在日本軍閥鐵蹄下的犧牲者，都能覺悟參加到我們抗戰的陣營中來！

一九三九、十一、十六於白沙（時事類編）

踏進了北戰場

一、平坦的馬路

從老河口到南陽，一過了孟家樓，馬路便平坦了。是我踏進一戰區的一個最初的好印象。馬路兩邊堆着一堆堆像金字塔似的沙子，樹木很勻整，像貼壁的密土一般直立在那兒。雖然是冬天，只剩着枯枝在北風中搖曳，發出沙沙的聲音。他道更顯得空之壓肅，北方原野一望無垠的廣闊光明。如果是春夏季經過這裏，那青絲絲飄拂在行人臉上的垂楊，一定會令人感到無窮的快樂與安慰。

在三五戰區跑了兩年多了，很少看到也可以說從來沒有看到有這樣好的馬路供我們行軍。現在再親眼看到養路隊了。他們都是忠實的老百姓。平坦的馬路是用他們的手築成，在路邊的樹上掛着用大字寫的標語：「雨後鋪沙，雪後掃雪。」這通俗而實在的句子，很適合一般民衆的文化水準。這些養路隊，真正在執行他們的職務，讓現有凹凸的地方，立刻用沙土填平了。他們的臉上塗滿了灰塵，頭髮乾

全和馬路誇天下無雙。我坐在津東上，好幾次想向他借個大說，他卻不聽，實在的，戰時全靠交通便利，而戰區的缺點多半是沒有人負責修築馬路。培養馬路，以致壞了多少汽車，就誤了多少大事。

一路上看到的標語，非常令我滿意，像：「男當兵，女耕田，少偵探，老宣傳，我出力，你出錢，打日本，保家園。」以及「白天放步哨，晚間查住客。」這些簡單，明白，生動而實際的句子。

提到步哨，也之特別值得贊美的平放步哨的都是老百姓，他們盤問過往行人是很嚴格的，凡就逃乞丐都要勒帶證明書，聽說某次時局很緊張的時候，有位區長從他所管轄的地方經過，一個子問他的孩子攔住他要帶票，對方回答他：「我是本區的區長，用不到帶票。」孩子說：「對不起，那麼請跟我來吧！」他把區長帶到保長那邊，他保也不認識，孩子硬不放行，直到把聯保主任叫來，才知此公真正是區長，孩子連立正敬禮，並說明爲甚麼要這樣嚴查的原因，區長不但不因爲就誤了他趕路的时间生氣，反而嘉獎孩子十串錢。這麼一來，放步哨的更加負責起勁了！實

劃分明，這是使一切行政走上軌道的惟一辦法。

二 從鄧縣至南陽

由河口到南陽的路程的兩百四十里，如果在夏天，一天半夜便可趕到，現在却要儼兩天走了。

晚宿鄧縣，清早起來，連開水都來不及喝，便叫車夫起程。沒想到今天刮大風，風向又和我們走的恰恰相反。陳老頭說：「由鄧縣到南陽這一百二十里要比昨天的好多了，只是風太大，恐怕只能在路上過夜。」

我早已聽到這一路的綠林豪傑是相當的厲害，我和三嫂又是兩個赤手空拳的女人，如果不幸而遇到他們，搶去了衣服行李還不要緊，最害怕的隨我在前方跑了兩年的小箱，裏面盡裝些日記，書信，文章材料和戰利品以及小玩意之類的東西，讓他們拿去，簡直等於要我的命。

眼巴巴地望着太陽出來，萬惡的風魔却把它吞沒了，我們似乎有生以來沒有嘗過這種滋味：大風捲着沙土在空中跳舞，十步以內看不見行人，只聽見淅淅沙沙。

無數的沙石盡向臉上打來，不到一小時的功夫，兩眼上裂開了小小的窟窿，木得完全不能動彈了。

『冷呵！冷呵！我非下來走路不可！』

三聲叫着，我只聽到很微細的聲音。因為耳朵被衣領子蓋上了。

我沒有勇氣下來走，生怕大風把我捲了去，直到吃飯的時候，我們才下車走了半里，小溪裏已經結了冰，怪不得這麼冷！

把被取出蓋上全身，眼睛閉着，像在過夜生活。聽到笨重的牛車聲，叮叮噹噹的鈴子響得我把頭從被窩裏鑽出來。這行列實在太偉大了，一連半里路都是生車運棉被軍衣。在抗戰期間，一切都動員了，一切都人盡其才，物盡其力地貢獻了國家民族。達明曾說過，牛和馬這樣替國家出力，應該定出一個獎勵的辦法來：例如一條牛拖過了一千箱子彈就給牠一個獎牌掛在頸上，這並不是獎勵牛，而實在是獎勵牛的主人，如果這提議能獲得大多數人的擁護，是很可以實行的。越在艱難的旅行中，我便越感到人生的有價值，我喜歡受苦，不高興安逸，誰都說我盲腸開刀後起

嚮應該休息半年，不應這麼快就到前方去沒，甚至有人說將來前方是三胡鬧，口
 出風頭一；但我看來其相信真理，不以人家的毀譽而為影響我進取的心，我相信
 真理是不會消滅的，我至死都要和這些阻碍我前進的一切惡勢力奮鬥！
 風不能阻止我們的行進，不能吹冷我的心。我終於在發奮裏高唱起搖籃歌曲來
 了。三嫂也隨着和唱，寂靜的馬路上，添了無限的生氣。我們是幸福的人，馳騁於
 民族解放的戰場上，高歌在嶺南的山林與廣大的平原，我們雖不是戰士，不是歌手
 ，但我們是貢獻了自己的心血給祖國的，我們沒有負自己，也沒有負民族國家。每
 一餐煮地一天，我們三嫂四個人只吃三角錢的食物，把油條泡在開水裏，吃得津
 津有味，好幾個叫花子隨着我們，於是又分了一大半給他們吃，實際上我們每人只
 吃了七分錢的東西。北方民衆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實在太偉大了。他們吃的那麼簡單
 ，住在小小的茅棚子裏，整天勞動，毫無半點怨容，他們流着地工作着，艱苦的生
 活只有使他們更上進更努力，比起不做工，只抽鴉片，掛羊頭賣狗肉的那些假救國
 者，以及損人利己吃喝民衆血汗的賤類，和假借服務名義升官發財的蠹蟲，

賈莊有沃淵之別。

天幕沉沉地墜下去了，離南陽還有四十里，我的心開始怦怦地跳動，老河口被匪劫之夜的那一幕，恍惚又來到了眼前。三支手槍那麼可怕地對準了我和達明，週身被他們的魔手搜遍；連一根一毛錢實的手杖和一副近視眼鏡都被搶去了，我不敢想到今夜의 命運，也許比河口之夜還要慘，也許能平安度過，正在恐怖的時候，來了兩輛洋車，幾個人同行，那量比較大了。

一陣風撼動河邊，天就黑了，軍夫再也不願前進，但我們答應他們到南陽購他們吃一頓很好的酒飯，還另外雇了一輛洋車拖行李。走到離南陽還有十二里的地方，遠遠地看見一盞紅亮的燈光，不由得精神興奮起來，我們終於在黑暗中發現了光明！

「你是謝先生麼？我們已接過兩次了！」

這是王肅峯同志的聲音，我們歡喜得發狂，再也不害怕意外，接着，葉所長他們也來了，就在八點鐘左右，終於到了南關大街，李隊長和金銘小妹妹正燒了滿盆紅火在候着我們，兩天來的勞頓，在一陣歡笑聲中完全化為烏有了。

踏進了北戰場

遊臥龍崗

提起青陽就馬上想到孔明隱居耕種，劉備三顧茅廬的史實來，三次經過襄樊，都沒有機會一遊隆中，常引爲憾事，這回來南陽，爲着候車住了十一天，也曾三顧茅廬，每次都戀戀不忍離去，如果不是抗戰時期，真想在這裏隱居一下。

這是很奇怪的，抗戰以後對於風景我總沒有心情欣賞，要在平時也許我能寫出一篇臥龍崗遊記或者寫幾句打油詩，然而此刻我只感覺這只是一個歷史的古蹟，沒有什麼值得特別描述的。倒是那些字畫吸引着我爱好，岳武穆的出師表是非買幾份不可的。「吃虧是福」，「難得糊塗」，含意太深了，我也各買了一張。在人間，我已經吃了許多虧，但因爲不糊塗的原故，所以常常感到痛苦，此後如果凡事看糊塗一點，那麼就可高枕無憂了。

究竟是抗戰期間，風景區都被武裝同志駐紮了，青年會軍人服務部設了一個軍民俱樂部在這裏，每天有不少的士兵和民衆在那裏閱覽書報，下棋，丁三三長，

壁上畫滿了暴露敵人殘暴；宣傳抗戰的漫畫和標語，在小虹橋拍了幾張照片紀念茅廬，可惜因天氣不好，都沒有洗出來。

遊罷臥龍崗就去參觀傷兵招待所，這是一所新蓋不久的茅屋，傷兵的寢室裏，陳列着十二床整齊潔白的被窩，閱報室裏擺滿了雜誌和小冊子，人老是那麼擠得滿滿的。在我看過的招待所當中，這是最使我們滿意的一個，洋車夫常常跑來看壁報，兒童歌詠隊的歌聲，吸引着行人傾聽，在南陽的一角，這的確是個很熱鬧的地方。

葉縣之夜

一 街市風光

車是十二點半由南陽的龍王廟開行的，下午三點半便到了葉縣。一路來經過許多寨子，外面有很高的圍牆，裏面築着非常堅固的砲壘，這富有古香古色意味的建築，至少也是五百年前遺留下來的。

『到了這些地方，我就聯想起水滸傳裏所描寫的綠林好漢，小客店裏的謀財害命，以及那些過路商人早起趕路，不到黃昏就落店的情景來。』

我像自言自語地說着，徐處長忙接着回答我：

『可不是？』你看這些寨子築得這麼堅固，完全是爲的防禦土匪，但實際呢？這正是土匪隱藏的安樂窩。』

由這些堡壘，我聯想到前年四月台兒莊之役，我們四十七位勇士爬城的故事來。這些建築，在太平時代未嘗不是好的，但在戰時應該一律撤毀，以免萬一敵人變

入。他們佔領了平，德，堡，子，如，要，冤，枉，犧，牲，我，們，多，少，弟，弟，拚，戰，既，甚，長，期，計，全，勝，券，我，以，爲，無，論，任，何，地，方，都，應，該，做，戰，時，的，準，備，尤，其，這，些，城，牆，堡，壘，之，類，的，有，益，敵，人，的，障，礙，物，要，趁，早，齊，一，個，激，發，破，壞，才，好。

本來今晚可以衝到寶豐去宿夜的，爲的徐處長要視察××兵站醫院，所以就停在這裏。

把身上的灰彈盡了之後就和達明跑去街上巡禮，這是一個小小的縣城，可是市面上有相當繁榮。據說日用品要比洛陽便宜，我們就買了些牙膏肥皂之類的東西。

一個過慣了南方生活的人，初來到北方，處處都感到生疏不慣，不客氣地說，南方的街道和房屋比北方清潔得多，但北方民衆的生活簡單，尤其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令人萬分敬佩。

在捷報期間，到處都呈現着活躍的氣象，黃昏近了，一隊隊的戰馬，一隊隊默着軍用品的騾子，隊出征的隊伍似的那麼有秩序地走着，起驢的人如有一個實在缺糧不能支持了，便到各買兩個大饅饅往嘴裏塞。這時候交通也斷絕了，雖然斷絕一兩

牙痛，但沒有關係，老鄉們都能原諒的。

看到小攤子上的紅牛肉，就想站着大吃一頓，但一想到惡作劇的，常常因吃了不易消化的東西大病特病起來，只好把口水嚥下去了。

我愛黃昏，也怕黃昏，如果天氣晴朗的日子，站在山巔或者海邊看落日，或者與好友散步郊外，那是人生最樂的事，但如果遇着雨天或者陰暗多風的黃昏，（尤其是下毛毛雨的黃昏）你的心自自然然地會被一種說不出的煩悶壓着，在北方也是一樣；晴天的黃昏，街市上開始點着菜油燈了，小攤上的燈光，正像螢光似的那麼一明一滅；賣花生香煙，饅頭大餅的小販也特別叫嚷得起勁，行人都加緊了步伐趕上歸程，一切都現着緊張，迅速，雜亂，但是我呢？突然想起了南方，想起了我那在青山綠水中的故鄉，和在暮靄籠罩下我母親寂寞的孤墳。母親呵，爲了倭寇還沒有消滅，使我有家不願歸，寧願到處漂流，到處受苦……

二 訪問傷兵

帶着一顆微微感到鄉愁的心走進了一家小飯舖，兩人都喜歡吃魚和蝦仁，就來

了這兩樣菜。在抗戰兩年多的今天，還能吃到這麼好的菜，真只有在我們富足的中國才辦得到，如果在外國，早已實行糧食統制了。

在小小的燈光下，邊吃邊談着我們在最苦時一天連一口水都得不到的生活來，自有無窮的樂趣。

回到兵站醫院。我們就開始訪問傷兵。

他們實在太有禮貌了，我還沒有向他們致敬，他們都站了起來。

「同志，傷口完全好了吧？幾時可以出院？」

我像過去很熟悉的隨便問一位傷兵。

「快好了，咱就要歸隊殺鬼子去，同志是從那裏來的？」

「我們從南陽來，要過黃河到中條山打游擊去。」

「好勇敢，咱們在前線見吧！」

他們都望着我微笑，我更加興奮地和他們談天。

我有很多次經驗，見了武裝同志，尤其是受了傷的，和他們談話時，最高興聽

前線兩個字。何況我並不是說來就回，而是已在前線住了一兩個月之後就可會上征途。

「同志，你們不冷嗎？」

我摸摸他們的被窩和衣服很關心地問。

「不冷，這比起在前線來，真是够舒服了，何況我們被子底下還有麥桿。」

提到被子，我又想起徐處長來了。他在××兵站醫院。巡查傷兵病室時，每床被窩都要掀開一看，檢查是否清潔，是否底下還鋪了草。偶然發現了一個勤務兵的床上也鋪着一條有紅十字的被子，他氣的大發雷霆，連忙把勤務兵和副官找來痛罵了一頓，像他這樣認真為傷兵謀福利的長官，實在是很少見的。

爲了時間不早，我們還要去看一所學校，所以致了簡單的慰勞詞後就和他們匆匆地告別了。

三 葉縣的學校

我每到一處地方，最喜歡和當地的老百姓談話，調查文化狀況以及風俗習慣。

士氣。……這回爲了趕糧的時間太短，連什麼印像也得不到。……我……能得到一點點材料，也算在我的旅程上留下了一點痕跡，不給寫相贈了許多……受子許着風雨。

跑去縣立中學參觀，劉校長告訴我全葉縣有公私立初中各一，縣立小學各一，民衆學校一百多個。縣中是男女風學的，現有學生四百餘人，裏面還住着一部份傷兵，這倒是給青年假接編武裝同志了。解戰爭的……我提議學生們應該有組織有計劃的去慰問傷兵，替他們寫家信，唱歌演戲給他們看。

照理葉縣還有這多學校，風氣應該很開通的，然而據許多人說，這兒保守着中古時代的思想，尤其男女的界限分得特別嚴，女人照例不敢和男人談話，大有男女授受不親之概。葉縣本城沒有報紙，在街上也看不到壁報或者比較摩登的標語。意識深深地印在一般民衆的腦海中，不久以前曾發生一椿爲爭遺產女兒殺死父親的事，這新聞轟動了整個的葉縣，初聽起來似乎這是神話，誰也不敢相信，但事實是千真萬確的，女孀和女婿，都已經伏法了。

四 殺父親的女兒

天黑了，爐子裏的火現得特別鮮紅，我們五個人圍坐着談天，小桌子上擺着一個裝了李子梨子的瓷盤，這珍貴的水果，是鄰院長特地買來款待客人的。

首先是我提到關於葉縣女人纏足，在行動上表現得太懦弱的問題，鄰院長突然想起了那個女兒殺父親的故事來，他說：

「你以為葉縣的女人懦弱嗎？不，她們才勇敢啦！不久就在這城裏發生了一件撼天動地的殺人案，一個女人爲了貪肥父親的遺產，就將父親殺死，這案子的破獲是相當地神秘的，沒有經過偵探，也沒有第三者參加，一隻雞和一個八歲的孩子就是破獲這案子的主角，詳細的經過是這樣的：

「父親沒有兒子，只有這惟一的女兒，已經五十多了，身體非常健壯，看樣子是可以活到七八十歲的，但女兒爲了急於要得這一筆遺產，便迫不及待的把父親殺了。」

「父親因事進城，經過女兒的家，就走進去休息！女兒很殷勤地招待他，吃完

了飯就打發孩子到外面去玩，自己和丈夫就下毒手把父親砍成無數塊，在床底下挖一個深洞埋葬了他。

「三天以後，母親來到女兒的家裏詢問丈夫的消息，女兒說：『爸爸沒有到這裏來，不知是怎麼回事？』同時表現着很急很憂慮的樣子，自然母親決不會想到這是女兒的偽裝，用來掩飾自己的罪惡的。

「突然一隻公鷄老是在床底下抓土，也許是土裏的屍臭引起了鷄的嗅覺。所以越抓越起勁，女兒生怕秘密揭穿了，拚命地把鷄趕去外面，但立刻鷄又回來了，而且已抓出碎塊的肉來。女兒再也不能容忍了。就捉來把牠殺掉，她說：『媽，你在這裏吃完飯再去弔父親，我特地殺了這雞孝敬你。』可憐的母親，一點也沒有想到這是女兒的假孝思，還在嘆息自己太使女兒破費了。

「怎麼這只鷄的血這樣多？一母親無意中說。

「這鷄的血並不多，只有前幾天殺外公的血才真多呢。』原來殺老頭的時候，孩子在門縫裏看得清清楚楚，今天爲了這一句話，母親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的

丈夫就死在女兒的手裏。」

聽完了故事，大家都用驚奇與懷疑的眼光望着鄺院長。的確，這故事實在太慘酷，太無人道了，要不是發生在當地，恐怕我們都不會相信的。遺產的毒害這麼大，那些一生拚命爲兒女積蓄家產的守財奴，應該可以覺悟了吧？

尺牘類

模範學生尺牘	\$2.50
非常時期模範尺牘	1.80
白話尺牘大全	1.50
白話尺牘	1.00
寫信不求人	1.80
普通白話尺牘	2.50
新白話書信問答	2.60
抗戰兒童尺牘	0.50
抗戰軍人尺牘	0.80
唐著實信必讀	2.00

散

文

行政人員手冊

實價二元二角

抗戰文選粹上下

實價四元八角

軍政活用公程式

實價三元二角

三民主義

實價一元八角

三民主義問答百條

實價五角

三民主義淺說

實價四角

改良商業簿記概要

實價一元

直接稅法規彙編

實價一元二角

印花稅法及各項章則彙編

實價五角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總集上下

實價四元四角

蔣委員長抗戰言論總集全

實價四元五角

領袖的偉大

實價二元二角

領袖的認識

實價一元四角

珍貴的同情

今夜又輪到我和戴文，岑激值班，外面正下着大雨，刮着淒厲的北風，換葯室的大門，從沒有好好地關閉閉鎖，任何人走進來，都要受到一句沉重的警告：

「同志，請把門代關。」

對方即使這樣辦了，但一陣大風吹來，又敞開得使人發抖。

「他媽的真可惡，一扇門，老是關不好，想把它門起來，一下傷兵又來了，實在麻煩。」

看護兵自言自語地說着，但誰都沒有理會他，因為各人都在做着事：戴文和岑激捲着綳帶；我正統計着從今天午後一點到晚上十二點的負傷票。數目還不多，只有一百七十幾張。

靜極了，大家都沒有做聲，只聽得敵人的大砲，和我軍的機關槍聲稀疏地響着，也許因為雨下得太大底原故吧，今天戰事並不十分劇烈。古醫官悄悄地開了門進

來，他看到營灶的臘燭快要完了，連忙又點上一支，繼續煮着。

「傷兵不多吧？」他輕聲地問。

「不多，你走後只來過五個，都換好藥送到裏面睡去了。」

「怎麼這樣靜？沒有一點聲音！」

「他們在戰壕裏太辛苦了，一得到休息的機會，當然會睡得很好的。」

我的話剛說完，却聽到誰在咕咕地叫痛。我正想點着臘燭去問叫喊的人要不要喝水，忽然大間又打開了，正在飄着的燭光，幾乎被風吹滅了。

隨着風進來的是一個用手幫助着腳行動的傷兵，他的頭上纏着一塊厚厚的白布，身上穿着一件舊舊的女人皮襖，我們四個人一見就哈哈地大笑起來，驚醒了還在打瞌睡的那個護兵，也驚醒了兩個傷兵。

「眼兒有什麼可笑的？人家痛死了，趕快換藥吧！」

爲了他的態度太好，並不自覺地責備我們，我們反感到非常慚愧，一齊站起來去替他換藥。在營灶裏把他的衣解開，唉！太慘了，雪白的羊毛，都被鮮血染得通

紅了！有些毛黏住了傷口，稍爲一動傷者就要叫痛。我要使他轉移注意力的方向，就開始找他攀談：

「同志，這件皮襖是怎麼來的？」

「這件皮襖嗎？是一位老太婆給我的。我好不容易爬了兩天兩夜才爬到這裏。方才走到離這裏不遠的村子裏，因爲路上太滑。又下着雨，我摔了一交，半天都爬不起來；一位老太太聽到我的聲音了，連忙冒雨走出來救我，把我扶到她的家裏去，燒火給我烤，燒開水給我泡飯吃，她看見我的身上全打溼了，又從箱子裏取出這件皮襖來加在我的身上。本來我是不想要的，但爲了她的好意太使我感動了，我就把它穿上，唉！這件衣還可以退還她嗎？……」

「不好送還了，毛都染上了血呢。」我這樣說着，隨即又安慰他：「同志，沒有關係的，天氣太冷，你還是穿着吧，她既是好意送你的，自然不會希望你再送回去。」

「唉！那麼她穿什麼呢？……」

珍貴的同情

藥，已經換好，因為談話去了，他完全忘記了痛，扶他躺下的一剎那，他又憶起了頭上的白布巾：

「唉！這也是那位老太太給我包上的，頭上還有一處傷何。」

我們又蹲下去替他把頭上的傷換好了藥，覺得那塊厚笨的白布太增加他的負擔了，想用輕薄的綳帶來代替，他却固執地不肯：

「不要，不要，我還是裏原來的那塊布，包着怪溫暖的。」他說。

「同志，老太太這樣對你好，你用什麼感謝她呢？」岑澈像問孩子似的問他。

「我？怎樣感謝她？把日本鬼殺光了，就是我給她的感謝。」

這樣深刻，痛快的回答，誰聽了不欽佩不感動呢？

夜，又靜下去了，那個老太太對傷兵珍貴的同情，像潮水似的湧進我的腦海。——呵，可敬的老太太，可敬的傷兵！

趙老太太的會見

這真是個難得的機會，趙老太太晚上要去廣州，我却於當日早晨去會她。生怕錯過了機會，天剛亮我就起來擦了一把臉，叫車子向雲岫里跑去。

「請問您就是趙老太太嗎？」

走進門，看到一位矮個子老太太在彎着腰洗什麼，我便大胆地這麼問她。

「對了，我就是趙洪文國，您貴姓呀！」

「我姓謝。」連忙從袋子裏掏出一張名片遞給她，她並沒有把名片接過去，就直爽地說：

「我不認識字，您告訴我叫做什麼吧。」

「謝冰瑩。」

我輕輕地說着，臉上有點熟爛刺的感覺，好像做了一件對不起她的事情，感到非常慚愧。

趙老太太的會見

趙老太太的會見

一一八

「呵，謝軍營，你是曾經當過兵的嗎？」

她把「冰瑩」讀成軍營，我覺得非常有趣。

「對了，我是老太太的部下呀！您是游擊隊之母，我是小兵。」

她哈哈地笑了，那兩顆掉了的上牙在薄薄的嘴唇下露了出來，我特別對她起了一種尊敬。

——頭髮白了，牙齒掉了，她還在這樣爲國奮鬥，真够我們年青人慚愧呢。

我的內心裏這樣受着自責，趙老太太倒了一杯開水給我，自己就坐在我的對面

在凝視着她的一剎那間，我真不知要拿什麼文字來形容我對她的愛慕。她是這麼樸實，一身青粗布衣，褲腳是絮着的、自製的布底鞋，穿在她的天足上。那雙青布襪子，特別引起了我的興趣，在二十二年我曾穿過那樣的襪子，不過顏色是白的。她的臉孔是那麽慈祥和藹，不帶絲毫的勉強，她直爽，剛毅，談起話來，真像個老粗，簡直聽不出是女人的聲音。

「你以前沒有來過嗎？」是她先向我發問。

「對了，我是第一次來拜訪老太太。前次經過漢口到前方去時，我很想來看老太太，因為不知您的住址，所以沒有來。這回跑去好幾個地方打聽，昨晚盛成先生來才告訴我您住在這裏。」

「您來的真巧，我今夜就要到廣州去呀！」

這話實在使我太高興了，真是千載一時的機會，如果錯過了今天，還不知要何時才能見到她，不，還不知有不有機會見到她。

起初是王愛華先生陪我們談了一陣話，後來于毅夫先生來了，我們的談話會更加熱鬧起來。由敵人佔領東北起一直談到趙老太太從事游擊隊活動以及來漢口工作為止，整整地談了兩個鐘頭，而我所願知道的，似乎還沒有達到一半。說句良心話，我最愛聽老太太的談話，她每一開口，我便那麼馴良地聚精會神地傾聽着，生怕有一個字聽漏了。

「我沒有讀過書，除了認識自己的名字洪文國幾個字外，真叫做一字不識，但

和我往來的都是些知識份子，裏面還有許多洋學生，我真高興。」

我們三個人都笑了，老太太更加得意起來：

「如果要不是我打游擊，那裏會認識這多很好的青年男女！」

「對了，對了，老太太不但是游擊隊之母，而且是一切抗戰青年的母親，全國的青年，都是您的孩子呵！」

「噫，你這說那裏話？怎樣配做大家的母親，我是這麼一個平凡的鄉下老太婆

。1

老太太連忙接着我的話說，于先生特別太笑了一聲；

「謝先生，老太太真進步得快，現在居然會說滿口的新名詞，例如平凡，團結，統一，動員等等之類……」

「這些都是從你們這般洋學生嘴裏學來的呀！」

於是更大的笑聲又在支配着整個的空間。

王先生要陪着老太太去廣州，他要清理行李先行告退了，毅夫先生也因友人來

找，離開了我們。祇等空氣靜下來，我便連忙詢問老太太參加游擊隊的經過和此次到廣州香港去的使命。

「你看過于毅夫先生寫的趙老太太沒有？那上面比較說得多，但還有遺漏的地方。我從十四歲在蘇家做姑娘的時候起，就痛恨日本人，因為我親眼看到他們殺老百姓的豬羊，燒老百姓的房子，強佔老百姓的財產，這還不算。最令人氣憤的是見了女人就抱去玩，有誰敢反抗的就一刀殺了他，從那個時候，我就開始恨這些強盜，恨這些畜生，我甚至果不把他們殺盡，中國人還能活下去嗎？唉！那知瀋陽事變，我們東北四省的老百姓更受到鬼子的欺負了。你們在報紙上雜誌上所看到的東北人的痛苦，那算得什麼？簡直連百分之一都沒有說到。我要不是親自過的那種苦生活，又那裏會有這大的決心願意把一條老命送到游擊隊裏去呢？我們實在忍受不下了，不殺掉鬼子，連一天也不能活。可惜關內的人，還有許多以為這只是東北四省的事情，那裏知道萬惡的日本鬼。他是想要一口吞了中國，使中國每個老百姓都變成奴隸呀！」

趙老太太的會見

趙老太太像在向一堆羣衆演說似的，他咬緊了牙根一句一句激奮地說着，兩隻眼睛裏冒着痛恨鬼子的火焰，嘴唇一動一動的好像要一口咬碎鬼子的肉才甘心。

「老太太，我們實在太慚愧了，六年來，我們只能看着東北同胞受苦，轉着急，直到去年蘆溝橋事變，我們才有機會參加抗戰，現在好了，全中國的老百姓，都一致起來殺鬼子了，多麼痛快！」

「可不是，我們六年來都是偷偷摸摸和鬼子拚，現在好了，政府發給我們軍火和糧餉，還有各界民衆熱烈的同情與幫助。我這回去廣州，香港。也是想向大家宣傳宣傳，使他們自動地起來幫助游擊隊。在東北，別的倒不缺乏什麼，只有子彈和槍械，真需要外面多多幫忙。有時別人請我吃飯，我便對他說：『您把請我吃飯的錢交給我買子彈好嗎？多一顆子彈，就可多殺一個敵人。這比我吃了一頓飯感謝得多了。』」

「老太太三句不離本行。」于先生走進來了，「她老人家時時刻刻都記掛着子彈，吃飯也想到子彈，穿衣也想到子彈，晚上睡覺，更是想着子彈。」

「由此可以知道老太太對於抗戰的熱心和負責，這種精神真是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我不知要用什麼話來表示我對這位偉大的母親的欽佩和敬仰才好。

「今天走不成，粵漢路被敵機炸壞了，通車暫停一天。」

王先生帶了一張報紙進來，大聲地報告這個不幸的消息，老太太不相信，要我那個通車不開行的佈告一個字一個字的讀給她聽。

「這些鬼子真混蛋，他盡找我們重要的地方轟炸。」

老太太又氣憤了，我提議到外面館子裏去吃點早點，同時拍一個照片留做紀念，老太太很高興地同意了。

「十二點以前務必請您隨着老太太回來，因為中國電影製片廠要來拍攝電影。」

于先生再三囑咐我，老太太笑了一笑：

「還拍什麼電影，我這滿土里土氣的鄉下老太太模樣，拍出來有什麼好看的。」

趙老太太的會見

「老太太，並不是爲了好看，因爲她是游擊隊之母，熱心抗戰的偉大的女性，所以要攝成電影以鼓勵全國婦女，給他們做榜樣。」

「我沒有讀書，也沒有你們會說話，我不懂得什麼叫偉大！」老太太接着我的話故意滑稽地說着，引得全屋子的人都笑了。

割

首先在這兒向使我重生的梁大夫楊芳致謝，在一月前的今天，他替我把危害我生命的盲腸割掉了。

那是一個慘痛的紀念日——一九一八——清晨，天在下着毛毛雨，我的心感到無限的失望與悲哀：失望，是想到梁大夫今天也許不能過江，昨天白白地餓了一天，還是小事，主要的是我希望早一天把盲腸去掉，我就可早一天恢復健康，如果他不要，豈不要又延長我一天的痛苦生涯，悲哀的是在這處有意義的紀念日，我不能像

前年一樣在火線上聽到英勇的戰士們用大砲機關槍來紀念「九一八」，向敵人清算「九一八」的血債，而却爲着病魔從前方趕回到重慶的醫院來了。病常常妨礙我的工作，使我煩惱，使我感到前途的黯淡與淒涼，我痛恨，同時也感到悲哀。

是九點五十分鐘的時候，雨，越下越大了！梁大夫突然出現在我床前，也雨身溼得水淋淋的，皮靴上滿塗着污泥，我感激得幾乎要流下淚來。

「梁大夫，這麼大的雨，你終於過江了！」
他是住在市民醫院的，而我躺着的第九重傷醫院，是在離海棠溪有六七十里遠的一個鄉下。

「那怕是下雪，我也要來的！」
他的回答，使我更高興起來。

「今天來得及開刀嗎！」
我望望窗外的雨，悵然地問梁大夫，
「來得及，一切都準備好了。」

換了衣，用油布蓋着，我被抬進手術室。

那是在醫生宿舍後面的一間用茅草蓋的小房，窗戶用紗布釘着，但有一隻小角，紗布垂下來了。躺在手術床上，我望望屋頂，望望房子的四週和那些開刀時用的器械，我覺得這簡單的陳設沒有大醫院手術室的那麼顯得嚴重，而引起病人的害怕，這時我望着壁上的掛鐘，自言自語地說：

「十點鐘了。」

「手術就開始了，你不要害怕，不會痛的。」

梁大夫像哄孩子似的溫柔地說。

「梁大夫，請放心，我不會怕，前次張大夫和李大夫給我在鼻孔裏打防空壕我都忍受得了，這回割肚皮，我想一定不會痛的。」

話雖然這樣說，但我很害怕從脊髓裏注射麻醉針時的痛苦。

「把背灣起來，把腿子縮起來，再灣，再灣，要像蝦公一般……」

「蝦公」是我們故鄉的土話，梁大夫是同鄉，所以我一聽到這聲音便「痛」的

一聲笑了起來。

他開始打針了，我心裏雖然很害怕這一下的猛痛，但自己哄騙自己：「不要緊，他是在蝦公的背上打針呢。」

突然，像隻蚊子在皮膚上釘了一下似的，我以為針嘴開始在我的背上尋找部位，「快點打針吧，我灣得太難受了！」

「打過了，你睡直吧！」

這簡直使我不相信，怎麼連一點痛苦都沒有，我渡過了一個難關。

兩條腿開始麻痺起來，慢慢地好像掉下水裏似的身往下沉，不到兩分鐘，下身完全成了僵屍。再也不能動彈了。

我用左手摸摸腿子，有點微溫，這是手的感覺。

「這是誰的腿子？」我的腦筋突然糊塗起來，「這手術床上明明只躺着自己，那裏來的一條腿？」

割

我想也許這是左手的錯覺，不妨再用右手去試探，是否那邊也有一條腿。

「喂，你們怎麼不把病人的手綁起來。她在亂抓了！早就應該綁好的！」

梁大夫着急地大聲喊着，我的兩手都被一位護士小姐用帶子綁着。臉上也蒙上了白布，我忍受不了這種異常的生活，左手用力掙扎，終於得到解放，於是又去摸腿子。呀！太可怕了，完全像觸着了一條死人的腿，那沒有反應而且是冰冷的！我氣極了。連忙用力捻了一下，也沒有感覺，再用大拇指的指甲像刀子切菜似的那麼使勁地一刺，仍然沒有感覺。我這時忽然傷心起來，我想下半身已經死了，剩下上半節有什麼用處呢？又想到母親患癱瘓時也是我這種狀態，她臨在我的手臂上斷氣的悲慘印象立刻浮上了我的腦海，眼淚像噴泉似的湧上來了。

梁大夫和幾位助理醫生，護士小姐都用全副精神集中在刀口上，沒想到我用左手把臉巾揭開了。

「我要看着你開刀，梁大夫。」

「不行，不行，動不得，動不得，我正在這裏找盲腸。」

這真是令人驚異的奇跡呀！明知道雪亮的刀子剖開了我的肚皮，梁大夫用帶了皮套的手在我的肚內找盲腸，（還把腸子翻出來攤在肚皮上）但我絲毫也不感到痛苦，因為根據三年前我在長沙湘雅醫院看瑞林替一位難產的婦人開刀，整個的肚子被剖做兩邊，我嚇得全身發抖，而產婦却在問着：「孩子還活着嗎？是男的還是女的。」當事者滿不在乎，却使旁觀者捏了一把冷汗，

我的頭腦非常清醒，看鐘已經一點半了，生怕麻醉藥過了時間，我受不了痛，要求梁大夫再注射一針。

「我知道的，你不要着急，一會就完了。」

接着梁大夫在和夫說盲腸的位置不是正常的，他鈎下去了，腸內有很多像老鼠屎一般的黑糞，有一已紅腫發炎，幸而治得早，否則再遲兩天，生命就難保了。

我看了割下來的那兩寸長的盲腸，我快樂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我真沒想到我這條殘命還能從遙遠的老河口拖到山城來開刀。記得七月廿八號盲腸炎開始發作直

到病愈爲止，整整半個月我痛得日不能食，夜不能眠，連開水喝下去都吐了出來，在戰地，既不能開刀，又沒有止痛針可打，最危險的是那位「蒙古大夫」（註），整天用熱敷的方法給我止痛，幸而腸子沒有潰爛，幸而不是急性盲腸炎，否則，我早已葬身大洪山下，與流血犧牲了的將士爲侶了。

手術在十點五十分結束了，出乎我意外的迅速，也出乎我意外的安全。絲毫不感到痛苦只在大吐的一刹那，我像個將要斷氣的人那麼不能呼吸，刀口被牽動得劇痛了一下，而這一下似乎立刻就可以送掉這條命似的。

抬回手術室，大約過了十分鐘，死去了的兩條腿，才漸漸地蘇醒過來，可是刀口就開始痛了，晚上一連打了三針嗎啡，都不能止痛，但到第二天就慢慢地好了，我吃了一碗豆漿和兩個用開水沖的蛋花。

由於梁大夫的手術特別高明，趙大夫他們的消毒週到，以及護士小姐們的細心看護，開刀後的溫度像好人，從沒有發熱過，刀口長得非常之好。第五天趙大夫來拆線，我想這回非痛不可了，一定要求趙大夫給我上麻酔藥，他哈哈地笑了。

「好的，我已準備麻醉藥，你感覺痛時，我就給你蒙上。」

我閉上眼睛，等待那痛的一剎那來到，忽然覺得好像有幾隻小螞蟻由皮上輕輕地爬過似的，原來線已經拆完了。

「痛不痛，我給你上麻醉藥好嗎？」

趙大夫說着，他割拆下來的五根短線給我看，我笑得肚子大痛了一陣。

「好了，現在你的三個雞關節過去了，只等待好了出院。」

有天梁大夫和張大夫來看我，他們都爲我這經過特別良好的病人慶祝，我却更要感激梁大夫替我消滅了一個直接妨礙我生命，間接妨礙抗戰工作的漢奸！從此我將是個健康的人了，將要以更多更大的力量獻給國家，獻給前線的負傷將士！

註：蒙古大夫是不懂醫術的意思。

女兵生活的回憶

兩百多個花木蘭

這是一個六時代的普通——一個歷史的變數。二十餘年來被鎖在封建勢力鐵鍊下的女性，居然也有被解放到出來從軍的一天。這該是多麼奇蹟而令女人們發狂，道學先生們搗頭的事！

感謝我們的校長——那時他是總司令——他真是救壓迫人類的救星，他解除了大部份婦女們痛苦，提高了婦女在社會的地位。北伐，呵，北伐正是中國婦女抬起頭來做人的時代，也是女軍式向封建社會宣戰，為大眾的福禍流汗流血的時候，兩百多個花木蘭——她們那種英勇的「德」——在三月三號三鐘時，簡直把整個的社會秩序騷亂了，不但八十段的路大開，連着提出出來看女兵，就是從國外歸來的所謂洋博士，以及思想前進的新青年，誰不停下脚步用着「目迎」「目送」來注視這些挺起胸膛走路的女兵呢？

永遠不能忘的那二百多個小姐脫下花花綠綠的服裝，穿了軍服一齊出現在操場的日子，那是多麼深留在我們腦海中的印象！大家都像風狂似的笑着，跳着，有的着答答地學着立正，有的喜得眼淚都掉下來，誰都用一種新的有趣的目光看看別人又望望自己，在心底，說着：『怎麼能歡喜！呵，我們居然也有這一天！』

狂笑，狂跳，鬧得一塌糊塗。直到整隊的哨子吹了之後，才慢慢地靜下來，但大家臉上的笑容並不因為哨子吹而收斂，相反地正因為那兩位女指導員也在臉上展開了不可壓抑的微笑，於是笑聲更大，更尖銳，更整齊了！是的，這是愉快的笑，勝利的笑，慶祝婦女前途光明的笑，隊長並不責備我們，只和藹而又帶着嚴肅的口吻說：

「笑够了吧，你們現在都是軍人了，應該守紀律，不能像在文學校一般那麼隨便的。」

——呵，我們是軍人了，誰的心裏不警惕了一下，第一次聽到守紀律，特別感到莊嚴，於是真聽話了，大家的耳朵都在注意官長從今天起再不叫先生了。的

調話，但是有許多玩皮女孩子的眼睛，仍然在偷偷地看自己身上的軍服，自然，最有趣的還是看那雙黑布襪子，有些生長在大都市的，簡直連看都沒有看見過，如今套上一雙草鞋穿在腳上，怎麼不視為奇蹟呢？

還有一個奇蹟，也是使我們忍不住笑的，二百多個花木蘭，裏面有年紀將近四十的人也有十五六歲的小姑娘，她們如果排在一塊，誰不認為是母女呢？有矮子，也有比矮子高一倍的長子，有瘦得風可以吹倒的瘦子，也有胖的要四人才抬得起的胖子，各種各樣的臉孔倒並不稀奇；最有趣的是有許多由小腳放大的『改組派』，操起正步和跑步的那種姿態，簡直笑的連區隊長的咒罵也淹沒了。然而我敢發誓，這種笑並不是輕視的笑，更不是侮辱的笑，說良心話，這是愉快的笑，尊敬對方的笑。

『一二一二』三四五當第一次叫這幾個字時，我特別起勁，像真的兵大爺一般，我的聲音洪大而且雄壯，我跑的很快，誰也看不出我是改組派的腳，我喜歡跑步，但對於立正稍息的科目却很『傷腦筋』。

緊張的生活

說起我們的生活來，實在太有趣了，從早晨四點半開始一直到晚上九點，簡直沒有休息的時間，最忙的還是早晨：起床號吹過十分鐘，就要整理好鋪蓋，洗好臉，穿好衣服去出操，無論你平時動作怎樣敏捷的人，這時也不能不感到慌張起來，記得是第一天當兵的早晨，操場裏發現有穿一隻襪子的，打半隻裏腿的，沒有帶帽的，沒有繫皮帶的，甚至還有衣服沒有扣好的，形形色色，弄得區隊長見了怒也不是，笑也不是，沒法，只好多限五分鐘讓小姐兵們去收拾去。

上操，上課，訓練，小姐討論，開辯論會，這些都是使我們高興的事，每一小時的生活都過得新鮮，有趣而緊張。每次吃飯的時候，就是我們「拚命」的時候，這話怎麼講，原來我們的吃飯時間只規定十分鐘，小姐們有些在家裏起碼一頓飯要細細嚼半小時或四十分鐘的，怎麼過得慣這種生活？於是有些剛吃一碗，或者半碗的，一聽到叫子吹，只好趕快把碗筷一丟就去站隊，空着肚子上操，這滋味祇有過來人才了解，文字是形容不出牠的難過來的。上了幾次當，自然慢慢地成了戰鬥的

習慣。於是一聽到一開門的命令一下，立刻使狼吞虎嚥似的把一大碗飯吞下肚裏去了。

男女之間

女生隊和男生隊，每隔隔一道溝，但如果走過來會客，起碼要走五分鐘，通信更麻煩了。他不能像官長們一樣，打發傳令兵送過來，仍然要勞綠衣使者的駕，有時信發出一星期還沒有回信的，原因就是男女兩隊的值星官都要檢查一下，有趣得很。檢查的結果，其大多數是男同學要求和女同學做朋友的。他們寫信的技巧很高明，絕對不一開口就什麼你愛我愛的。自然頂漂亮的稱呼是「同志」，而信裏的內容，也大半都是欽佩、敬迎、偉大的女性之類等等。他們認識的門路有好幾條：比方女的有兄弟或親戚在男生隊的，自己有姊妹姊妹在女生隊的，或許過去同過學的，由於彼此的介紹，自然有機會相識，再沒有這些機會的怎麼辦呢？如果有人替他們這麼操心，那才是傻子，無論是開什麼會，做起事來，或者遇着重要的長官談話，總是男女兩隊合併舉行的，於是認識的機會來了；他們只要注意到女生左胸

上佩帶的符號，把名字記下來，等到「解散」之後，就可開始寫信，自然，這不過是個比方，其實我知書識字沒有那麼性急的人。

因為男女之間過度的關係，現在一旦被時代的洪流沖開了，自然大家都得到解放，大家都有相當的獨立地位，共同為國家民族的前途奮鬥，那麼男女之間做朋友或同事關係都是會極其和諧的，也是應該的事，但是奇怪得很，那時男女的關係，只止於朋友而已，很少談談戀愛的，固然環境的限制，也是個原因，但主要的，還在彼時的生活，是極其單張，上課上課，忙的一塌糊塗，實在沒有時間來寫情書，加以小報的宣傳，是極其高的家裏逃出來的，很想做一番事業，留一個好榜樣給社會，沒有機會從軍的跡象可看，自然也有少數還是免不了受情感的支配要請做出去和愛人說情話的，這對於男學生來的心地是光顯的，純潔的，坦白的，選擇愛人的標準，在於思想，學問，人品，性情，種種方面，絕少有希望嫁給「官」階級的，但男同學方面也非常尊重女性，他們絕不視女子為商品，要來一個你捨我棄的買賣，也不像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的情人，把女人比做天上的安琪兒，視為神秘的寶

貝，他們大多數只希望和女同學做朋友、通通信，討論一些學問上或思想上的問題，他們的動機也是很純潔的，最令人佩服的，還是在出發北伐途中，男女間彼此得到精神上的鼓勵，工作上的幫助不少，而絕沒有乘機講戀愛，或者因愛而妨礙工作的。當兵的生活是那麽苦，但女生隊（我們是第六期）從開始一直到畢業，只有一個因受不了苦鬧小差走的，其餘都是有始有終，吃苦耐勞，始終站在爲民族解放的鬥爭路上奮鬥！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月再版

冰鑿抗戰文選集

第一集 實價國幣二元六角

版權所有 印刷必究

編輯者 謝冰鑿

出版者 建國出版社

發行者 韓寶恒

西安南院門

經售者 大東書局

電報掛號七四五〇

經售處 新中國文化出版社

大同書局

各埠同業均有代售

陝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查字二十五號

謝冰瑩
新著

寫給青年作家的信

冰瑩女士的一封信給青年作家的信——终于在讀者的渴望下完成了。這裏面包括有文學與人生的關係，作家的修養，如何搜集材料，怎樣寫小說，怎樣寫戲劇，怎樣寫詩，散文，與報告文學……以及寫作上各種必需的條件與方法。凡是希望從她的寫作經驗裏來努力於文藝的青年作家們，這寶貴的二十幾封信，是不能不讀的！

本書現已付印
不日出版

建國出版社出版

大東書局總經售

地址西安開院門七七號
電報掛號七四五〇